

四當齋集

丁丑夏邵章題



四當齋集

十四卷

字義明其月轉容前將式復歸家戴工其工閱民而舉異日費當什
次公其門而七明傳錄來東飯書急世開無以貧辦受保部本臥部
燕國中嚴費原家五

卷十四卷

命飲

各卷一指公

先公遺集十四卷

彌留時

命於付梓前由

不肖兄弟

各抄一部分

藏篋中殯喪粗定正謀傳錄而遠近親友與夫

先公及門諸子即紛紛來索遺著急切間無以爲報爰將清本用活字排印以代抄存而報友好議定施工凡二閱月而畢異日仍當付諸剞劂以廣流傳而垂久遠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章元善元美元羣

元義謹記

霜根翁四當齋集序

儒冠夥矣有文章傳世者必以畢生精力堅苦卓絕以赴之其真氣乃不可湮沒實至名歸非可倖獲也長洲章君式之既歿之三月其孤元善等以遺集索序於余余與之締交五十載相知最深所謂困學有成者章君其當之矣君少孤力學十餘齡卽傭書將母日寫蠅頭細字萬餘指骨僵痛至汗出如濯握管不輟故其右手拇指壯於左手知其紙墨之瘁矣偶讀曾文正公家書示人以讀書程序卽奮然有志於學節衣縮食稍稍購書昕夕披誦不倦弱冠後聲譽日起以課徒之束脩書院之膏火購經史集部余過其廬齋見書篋十二標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以見寒士讀書之不易晚年積書至百六十篋丹黃校勘務求精確於通鑑致力尤多七十以後猶以朱筆點三禮註疏一過其好學劬書有如是者以數十年讀書醞釀所得發爲文章英光磊落時見於毫端而於忠貞廉節之行表彰尤力生平文字殆千餘篇有散失者有刪去者手自釐定得十四卷其辭義懿美讀者自能知之無待贊詞余之序君文者一以識其力學之苦一以表其志節之堅君至性過人持躬耿介癸卯歲始通籍服官曹部未幾卽戢影津門講學授

四當齋集目

卷一 文一

春在堂賦

外務部覆元儒劉因從祀 文廟說帖

外務部覆明儒湛若水從祀 文廟說帖

光緒新法令序

易理滙參後序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八瓊室金石補正序

思適齋題跋序

士禮居遺詩序

脈望館詩鈔序

徐子喈廣文詩集序

一 二 二 四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芸巢集序

十

奇觚頤詩集序

十一

思者齋牋稿序

十二

錦囊餘馥序

十二

安樂鄉人詩集序

十三

惕齋續集序

十三

戒壇寺志序

十四

壽鑫齋雜記序

十四

馬縵雲靈巖贈別圖序

十四

桂陰課子第二圖序

十五

章氏會譜序

十六

鳳山章氏辛亥宗譜序

十七

鳳山章氏癸酉宗譜序

十八

雙清閣詩集序

十八

柳如是遺集序

十九

卷二 文二

校宋景祐本漢書跋

一

眉山七史南齊書校本跋

二

孔蕪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

三

元刊本宋史跋

五

景元本契丹國志跋

六

舊鈔本大金國志跋

六

藍格舊鈔大金國志跋

六

五硯樓鈔校本大金國志跋

六

舊鈔本三朝北盟會編跋

七

陸敕先校宋本國語跋

七

許印林李方赤校說苑跋

八

勞輿卿校鬼谷子跋

八

元槧茅山志跋

八

樂圃餘稿跋

九

藥城集校本跋

九

枿欄集校本跋

十

仁和吳氏景刊雲山集詞跋

十

影刊洪武本程雪樓集跋

十一

卷三 文三

鮎埼亭集鈔本跋

一

楊秋室校鮎埼亭集跋

八

季滄葦編全唐詩跋

九

毛鈔絕妙好詞跋

九

中州集評校本跋

十

吳兔牀校讀書敏求記跋

十

黃荊圃校讀書敏求記跋

十一

沈子封藏讀書敏求記跋

十一

延古堂讀書敏求記跋

十二

陳檢討手寫詞稿跋

十二

錢曉徵先生年譜手稿跋

十二

道光五年夏季摺紳錄跋

十三

景宋本百川學海跋

十三

卷四 文四

漢泗水石梁畫象跋

十一

漢孔宙碑跋

十一

漢李翕鄱閣頌跋

十二

漢仙人唐公房碑跋

二

魏刻漢范式碑跋

二

吳禪國山碑明搨本跋

三

吳天發神識碑明搨本跋

四

晉臨雍碑跋

四

晉劉韜墓志跋

五

魏皇甫麟碑跋

五

魏百峯山五言詩跋

五

隋塽跋

五

唐明徵君碑跋

五

唐雲麾將軍碑宋搨本跋

六

唐銅刻三經文跋

六

蜀石經跋

七

宋米元章二表揚本跋

七

宋張卽之書金剛經揚本跋

八

元揭傒斯天一池記跋

八

明顧尙書墓志銘跋

九

曲阜令王大淮妻程氏墓碣跋

九

宋楊蘭亭敘跋

十

權場本大觀帖殘本跋

十

淳化祕閣續帖殘本跋

十一

觀樂堂帖跋

十一

貴州分茅嶺古刻跋

十二

夏小正籀文本跋

十二

日本金石揚本跋

十二

卷五 吳文五

宋吳益書首楞嚴經呪册跋

一

明曹良金先生乞食兒謠圖跋

十二

明文待詔書救荒滄記册跋

十二

明周忠介公被逮時尺牘卷跋

十二

明楊節愍公遺象卷跋

十二

明馬湘蘭蘭卷跋

十三

祝文郁前趙故事圖卷跋

十四

傅青主楷書道經册跋

十四

孟陟公虎邱詩帖跋

十五

惲南田載鶴圖卷跋

十五

王伯申先生經籍纂詁序稿跋

十六

錢南園先生書心經册跋

十六

顧澗蒼先生詩册跋

十六

王惕夫先生奏御樣本冊跋

十六

又尺牘跋

十七

沈文定公家書冊跋

十七

俞曲園師尺牘冊跋

十七

吳憲齋中丞皇華紀程手稿跋

十八

涉園墨萃跋

十八

汪衮甫鄉試落卷跋

十九

費仲深贈劉正康文跋

十九

大布黃千范題詞

二十

唐寫經題詞

二十

沈椒園先生兩浙人物志稿本題詞

二十一

杭大宗先生浙江山川古蹟記稿本題詞

二十一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稿本題詞

二十二

翁文恭公校詞選題詞

蘇南士隱文辭本題詞

十二

陸文烈公尺牘題詞

山谷題詞本題詞

十二

金吉石先生晉唐小楷臨本題詞

十三

胡綏之雪夜校書圖題詞

十三

顧鶴逸畫冊題詞

十三

金浚宣偶語百聯題詞

十四

周立之開徑望三益圖題詞

十四

宋君培之象冊題詞

十五

金陵勝蹟圖題詞

十五

藏園祭書記題詞

十六

獅井復居圖題詞

十六

手寫孝經題詞

十六

錢南園先生馬軸贊

十六

卷六 文六

史文缺葉書後

一

懷甯葉湘芸戒子詩冊書後

一

風雨勤斯圖書後

二

燕詒圖書後

十二

上吳仲懌中丞尺牘書後

十二

記宋本老子集注

十三

記殘宋本二蘇集

十三

記宋駙馬都尉王晉卿山水軸

十五

記明徐幼文山水軸

五

記帖目

五

記草題名錄

六

銅官感舊圖後記

七

几杖引年圖記略

七

重修昌平州明陵總坊記

九

重建東暉橋記

十

項城袁氏春暉堂記

十

陳情堂記

十一

刊陶樓文鈔後記

十二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十二

讀書敏求記校證補輯類記

十三

又後記

十四

卷七 文七

王文成公象贊

一

明遺民王道樹先生象贊

一

鮑淶飲先生象贊

一

秀水金蘭坡先生象贊

一

天津華屏周先生象贊

一

金山吳梅心學師象贊

一

七姬象贊

二

楊節母傳贊

二

胡孝女傳贊

二

林門謝貞女象贊

三

恭忠親王外孫女費烈婦傳贊

三

業師沈賁卿先生祭文

三

吳江吳祭酒師祭文

三

公祭嚴侍郎文

四

仁和吳子修年丈哀詞

四

天津嚴持約哀詞

五

妻兄王紹延哀詞

五

元和顧應君誄

六

父執俞麗生先生小傳

六

吳縣王君鑑庭傳

七

先考朝議府君事略

八

先妣劉太恭人事略

十

母弟亮之家傳

十一

元配胡恭人家傳

十二

卷八 文八

新甯劉忠誠公神道碑銘

一

海豐吳撫部墓志銘

四

通州張侍郎墓志銘

六

翰林院侍讀嘉興錢公墓志銘

八

分部郎中吳縣陳君墓志銘

十

候選知府青縣甯君墓志銘

十一

壺關縣知縣天津劉君墓志銘

十二

元和顧隱君墓志銘

十三

吳縣顧君墓志銘

十五

吳縣管先生陳太君合葬志銘

十六

仁和陸母吳太君墓志銘

十七

吳江柳先生墓表

十八

新陽汪先生墓表

二十

深州文學任先生墓表

二十一

湖北補用知府無錫張君墓表

二十二

商城縣知縣吳江陸大令墓表

二十二

會稽周庶常墓表

二十三

仁和王君墓表

二十五

卷九 文九

德清俞曲園先生八十壽序

二十一

元和陸中堂師七十雙壽序

二十一

海豐吳侍郎八十壽序

二十三

常熟翁廉訪六十壽序

四

德清俞封翁六十雙壽序

五

元和陸師母八十壽序

六

又九十壽序

七

太倉陸太君九十壽序

八

王外姑七十壽序

九

錢塘許節母六十壽序

十

孫氏妹六十貞壽序

十一

天津林君墨青七十一歲贈言

十二

天津華壁臣閣丞七十歲贈言

十三

合肥李新吾侍講七十徵壽啟

十四

卷十 詩一 辛亥前作

卷十一 詩二 天津寓作

卷十二 詩三 同上

卷十三 詩四 舊京寓作

卷十四 詞

四當齋集目編訖自記曰鈺自宣統辛亥國變後寓天津者廿年還寓舊京又已四年蹙蹙靡騁不如無生亦已極矣計自弱冠以來卽好弄筆墨不稍留一二先人之命我讀書學好者云何草亡木卒於心何忍爰檢亂稿之尙可辨認者手自校錄得駢散文詩詞共若干篇應課之作不應存賣文與入幕坐曹諸草則非出本心者亦槩從刪棄不自分量冀附於丁部別集之列私謂別集一體譬之訟庭之供狀也

爲眞爲僞或曲或直自有人判斷之又譬之礦地之出產也有用無用有價值無價值自有人化驗之鉅之差堪自信者文無家法但不敢悖先正所論文法而已學無宗旨但不敢忘先聖賢所垂訓與示戒而已甯違一時之趨尙不受良心之責備極自憐極自幸也四當題齋蓋取宋尤延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四語明胡元瑞語意略同身世何如收穫僅此知言之君子其何以位置我乎歲在乙亥十二月長洲章鉅式之甫北池寓齋書時年七十又一

四當齋集卷一

長洲章 鉅

文一

春在堂賦

斯文元氣萃乎斯堂若陽春之在物鼓萬彙而丰昌亭曝書而久圯室擘經而已荒邈希世而特出爲東南之靈光溯夫初地蜚英重霄翔步拜 授簡之 新恩賦養花之麗句珠唾一霏金聲四布如鳳羽之覽輝荷 龍顏之 垂顧固將贊醴迪薰煬和扇煦傳羹徵沂國之詩軒鑑配高平之賦宦海無緣名山可老竟辭燕許之班來締羊求之好玉堂夢而天上偏遙絳帳開而人間獨早題楣扁於湘鄉寄悠悠之寸抱其地則雞坊迤邐鶴澗蕭森廡棲德耀亭買舜欽晏嬰則近市亦好蔣詡則開徑可尋效茂宏之吳語雜莊舄之越吟花竹有塵外之致金絲颺壁裏之音三十載昌黎回首千萬閒老杜關心吾愛吾廬於焉著書經疑史舛爬羅剔梳雄爭稷下瑣逮虞初勞勞雉雅雅魚魚綜乎四部之稿蔚乎七閣之儲蓋湖學之津逮遠也曾何論姚嚴與胡徐於是崔室平開馬樓迴峙泛



渤者順北斗而行宅交者視南鍼所指譚經來同文之賓請業謝不櫛之士挺秀者樞相
莠華者桃李昔之江戴則古制必詳莊劉則微言自喜示我周行此爲極軌猶復見慈悲
之相養歡喜之神吹噓則不衣自煖容接則比酒尤醕大度包而蚍蜉難撼機心息而燕
雀皆馴不知者目爲揚子草玄之宅其知者擬之溫公獨樂之鄰且夫春之爲象也浩蕩
乎無垠冲融乎靡極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轉末劫之千輪仗生機之一息信貞
下之起元俟百世而不惑懿歟先生龍門萬丈自解天弢不撓世網類王濛之性通陋陳
寔之道廣笑後生描畫之已多綿老輩風流於既往攬墜緒兮茫茫培心田兮盎盎游淑
氣與景風請盱衡乎此榜宜乎楷模後進冠冕達尊藝事則見褒 前聖巍科則手付童
孫矧桂宮與杏苑俄甲子之重掄佗引年而 褒德有柱下之司存則斯堂也不獨拜經
校禮懸絕難論且將領袖乎耆英之社抗衡乎通德之門頌曰
牽牛之野常羊維文星德星光陸離堂中有人天下師昔嘗肄業鴻烈詞廣大以寬春爲
規優優簡簡百福隨伏生竇公康且綏修道紉齡理所宜八千爲春此其基曾曾小子無
所知冀爲先生晉一卮雷門布鼓夫何辭

外務部覆元儒劉因從祀 文廟說帖

謹案元儒劉因與許衡吳澄當時並稱三大儒生平著述有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靜修集三十卷均入 欽定四庫全書一稱其芟削浮詞標舉要領潛心義理所得頗深一稱其迺健排寡過在許衡之上而醑正過之久經 前聖鑒裁不應贅述惟衡與澄俱從祀 孔廟而因猶闕如前明奏請均未允行我 朝同治元年順天學政楊式穀同治十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復先後陳請並經議駁茲直隸總督陳夔龍據該縣紳士呈請復行具奏具見先儒德澤深入人心懿好之同歷久彌摯竊謂辨章正學固以秉承 成訓爲歸而論定前賢尤以博采羣言爲要考首先表章靜修者在元爲蘇天爵天爵爲靜修私淑弟子安熙門人所撰名臣事略第十五卷專紀事跡復別撰劉文靖公遺事一卷元史憑以立傳滋溪負一代文獻之望傾倒至此必非無因明則有薛瑄劉靜修百世之師一語最足爲靜修增重李時雍重刊文集邵寶序文有曰大精正貫之評識力副乎其志造道既深故出處進退貞而且裕推挹尤爲真切至我 朝孫奇逢纂理學宗傳既以靜修冠首其語錄中論列不亢不悔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並論者周濂溪邵堯夫而後卽以

靜修繼之黃宗義纂宋元學案特列靜修爲一家其子百家則謂靜修居然曾點氣象全祖望定宋元學案其序錄既引劉宗周說謂靜修頗近康節又撰靜修渡江賦書後案据本集力闢幸宋亡欲存宋兩家之說案蘇天爵邵寶及黃百家全祖望等皆一代通儒凡所品騭必皆折衷至當若薛瑄劉宗周孫奇逢黃宗義則皆爲理學鉅子先後從祀廟庭言爲世法而尙論所及靡不極口推奉無絲毫遺憾之留則就從祀諸賢所論定者躋諸兩廡在先儒則修明正學既同出一脈之眞源在朝廷則徵信羣言尤足彰千秋之公道近年顧炎武黃宗義王夫之諸儒從祀之典均經再三籲請始荷允行如劉因著述既經收入四庫提要諸條無不滿之語而考諸家遺說則如彼後學聞風欽慕不憚再三陳請又如此是直督原奏所稱論以久而益定澤雖遠而未湮者實屬平允諦當事在可行謹具說帖以備采擇

外務部覆明儒湛若水從祀 文廟說帖

謹案給事中陳慶桂奏請將明儒湛若水從祀孔廟一摺計分淵源著述品詣三節若水事實備載明史本傳爲學宗旨散見所著各書王守仁集中載答甘泉書札多篇推爲

同志其師陳獻章又有衣鉢屬之甘泉之語是若水學行見重當時久矣惟是崇祀兩廡
典禮嚴重 國朝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諭祔享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
道光九年牛鑑請祀塾屋李容 宣宗成皇帝謂其僅以著述家言闡明心性特旨駁斥
恭繹 累朝聖訓從祀之典應以其人立身本末毫無瑕疵爲斷凡藉詞衛道專以理學
爲名者俱在可議之列考湛氏所著有甘泉集三十二卷在 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其
他著述禮類存目則有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提要云標目殊傷煩碎所注亦多空談又
春秋類則有春秋正傳三十七卷提要云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閒亦
不免矯枉過正又子部儒家類則有格物通一百卷提要云皆雜引諸儒之言以己意明
之與邱濬大學衍義補相近又存目有楊子折衷六卷係條辨楊簡之言遵道錄八卷係
輯明道程子之說甘泉新論一卷則以宋儒理氣對舉爲非視程朱所論頗殊 四庫全
書外又有白沙詩教解十卷詩教外傳五卷心性書無卷數均見 欽定續文獻通考是
甘泉著述雖多或入存目或并不入存目其爲 四庫著錄者又皆瑕瑜互見原摺所引
唐貞觀詔以左邱明二十二配享宣尼廟堂謂報其傳經之功所擬殊屬不倫嚴嵩明

姦臣也所著鈴山堂集有若水嘉靖三十年一序擬以文王之爲文諛以鈴山之降神又言鞏太平之基於無窮太平一老亦得安臥於唐虞之天詔媚權姦無所不至袒若水者謂嚴嵩專權之時爲若水退休之時此序係出僞作伏讀 四庫全書洎詞十二卷明崔銑撰提要云第十一卷中有嚴嵩鈴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起禮部尙書未操國柄是猶司馬光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冑青霞集十一卷明沈鍊撰提要云詩鬱勃磊落肖其爲人以詞藻論雖不及鈴山堂集之工然嵩集致使天下不欲讀當時爲作集序者如湛若水諸人至以爲文章之玷合而觀之同一嵩集序也何以於崔銑所作則考其歲月而原之於甘泉雖未於嚴集存目明斥其非而於沈鍊集中則又揭示其事冀戒方來亦可見序出甘泉手撰難逃聖明洞鑒後人安得回護之也不特此也 欽定明鑑卷十六云齋醮爲道家邪說湛若水顧鼎臣夏言輩供職詞垣相率以青詞結主知何其鄙也是若水品詣久經 先朝論定寔有難免指摘之處原摺徒以若水爲陳獻章門人與王守仁同時講學遂以淵源有在奏請從祀於著述品詣兩大端雖屬極意推崇實未博稽掌故事關大典以折衷聖人

爲歸 遺訓昭然理應遵守所有給事中陳慶桂奏請將明儒湛若水從祀 孔廟一摺
應毋庸議敬具說帖以備采擇

光緒新法令序 代端忠敏公

易一名而含三義三義之中變易之爲用尤大蓋由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能消者息必專
者敗夫惟與天合德之聖人乃能極深研幾開物而成務於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溯自生民以來神聖代興罔不準此其在今日則尤爲彰明較著者也欽惟我 德
宗景皇帝大孝大智方軌有虞臨御天下三十有四年兢兢業業無時不以智周道濟爲
事以泰東西各國駸駸隆盛而知法治之效無中外一也 詔書屢下毅然以變法維新
爲 聖清綿無疆之祚自辛丑歲後立政務處以來一切張弛因革之宜規畫益備三十
四年八月朔乃丕渙大號 明詔天下立憲其豫備之期則計以九年未幾有 鼎湖之
痛 玉几末命又以憲政如期觀成垂戒萬世易曰知幾其神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蓋
自古顯庸創制之聖主未有如我 德宗者也實錄寶訓方敬謹纂錄昭示方來徒以玉
檢琅函頒行有待海鹽張參議元濟乃勾集同志恭錄辛丑以來 諭旨並輯京內外各

衙門各項章程奉 旨通行者爲一編名曰光緒新法令編校勘就問序於某某惟 聖
功神德本無藉摹天續日之愚惟我 先帝旁采列邦遠燭萬禩彌綸天地政體一新薄
海臣庶咸相與悲慕而謳吟則亦不自知其僭妄冀附於吳兢序貞觀政要宋濂序洪武
聖政之例易有之曰變通莫大乎四時言乎法之心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言乎
法之文也敬書其端以告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

易理匯參後序

年丈建德周尙書生平遭際由困而亨出而用世初在咸同閒由亂致治之會泊入光宣
則由治致亂內身家外天下殃慶倚伏邪正消長之故蓋經數十年之閱歷與體驗晚而
讀易遂於三聖微言觸處通貫手輯易理匯參若干卷授 鈺讀之 鈺於大易夙未問津感
長者啟牖盛心掣習一過竊謂正編依經立義字字稱量姑舉其要如說乾九四曰或躍
在淵爲君德已著更當韜晦如舜避南河禹避陽城之時理當如是其假禪讓而實篡奪
者不必論坤初六推闡 御纂周易折中案語謂陰陽皆天地造化之妙無淑慝可分無
所扶亦無所抑所謂淑慝扶抑者乃借陰陽以指人事而言又曰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

本係假詞其根源在存天理去人欲天理陽也人欲陰也能存天理卽合天心直方大者陰自助陽焉有仇敵之理需卦則駁或說太王居邠存翦商之志得需之道謂有是心則與莽操何異失有孚光明之義矣說訟卦謂訟非君子所尙故五爻皆以不訟爲貴泰上六申朱子說謂治久故亂必有變化持守之此卽九三艱貞無咎之旨說否上九先否後喜謂自古否極轉泰皆由人心振作天乃厭亂若任氣運之自然禍仍未已預存先否後喜之心者失之說謙卦謂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得此理然猶有意爲之若陰符經所言直以謙爲取勝之具是仁義之賊也說豫卦曰豫之爲患居多卽孟子所謂死於安樂又於上六冥豫曰大易於此等爻象每言有可變之道又於極盛之時每言有危亡之道說隨九四曰爻詞何咎者勸勉之詞不言吉凶者以在道則亨在身則吉凶未可知也說剝上九碩果不食謂如亂世三綱縶五常滅而民心之直道未泯在下之君子猶存說无妄曰當其境者絕無一毫希冀趨避之心一聽命運之自然此卽盡无妄之道聖人於此卦必以災疾眚三者明之以見世人多因趨利避害而喪所守也於大過上六雖凶無咎謂雖身家喪敗無過咎可言蓋指殺身成仁之君子不必從程傳指狂躁之小人遯卦

六二駁孔穎達處以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因而安之之說謂如此則爲長樂老一流解脫矣家人卦曰大象言言有物行有恆卽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理如果身正無私詞無鄙倍則家人自能觀感而化有禮然後能和豈獨家人一卦爲然睽卦謂小人睽乖之時委曲含容事極難處卽推誠守正亦未必全苟爲遷就則與張禹孔光何異蹇六二匪躬之故謂毀家紓難殺身成仁皆王臣意中事不言吉凶者於道應爾不以吉凶論也益上九曰今世愚人以臨財苟得爲得計此繫辭傳所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必至屢校滅趾者也井卦謂君子處世祇可自脩潔治之功汲食與否聽諸天命革卦曰革乃萬不得已之舉古來革命首稱黃帝戮蚩尤次稱湯武之放伐其他皆篡奪而已漢高帝明太祖以布衣起義宋太祖爲羣下所推正矣然揆之己日乃孚之義則尙有閒鼎九四形渥用王彌沾濡之兄義謂愧汗者心歉心歉則自絕於天人而不絕生生之理雖死猶生若絕天地生生之理雖生猶死讀易者但當明覆餗之必凶不必問其凶之如何漸上九曰他卦上九多凶不吉漸卦以進之有漸故以吉言然處上九無位之地則爲隱逸傳中人矣於渙卦曰天下之勢宜聚而不宜渙若不義之黨則宜渙不宜聚也謂既濟六爻陰陽

各得其位自是極善之卦而每爻皆有誠詞非不足其濟也爲既濟卽有不濟者在其後也盛衰之理只在人心人心卽天心苟能如既濟六爻時時戒懼自不至遽淪於未濟未濟卦曰一部易經全是戒詞防未然也熟讀論孟卽得易理所謂畫前之易也以上諸條皆我年丈俯仰時變憂深而慮遠冀於邪說橫行之會存人道於幾希傳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以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故又采輯易緯及宋以來易說爲附編末編凡離合從違之故皆別白而得所折衷中以周邵二子通於天人之故於易理尤多發明凡太極圖說通書皇極經世觀物篇諸書最錄詳備於元會運世之說則推及孔門教人不言氣數專事求仁卽佛道耶回等教其最近理者不外一慈字慈卽仁也仁卽天地生生之理雖億萬劫而不可磨滅者也富哉言乎其所以紓生民之禍而開大同之運者其必由此道也乎鉅因熟復此編而有會於困井革三卦序卦之義矣以恆情言之旣曰困矣必繼以革而中次以井者何也竊謂井以養人爲義困者失所養也井道而不足以養則圖所以革之井道而尙足以養則固無庸革也顧不以養人爲先而但以革命爲名是實湯武之罪人逞其私而肆其毒故其究竟適得革而當其悔乃亡之反而益重其困矣

十年以來明證如此則願我年丈論定之也鉅弱冠時受業於同里雷深之先生得聞小學家言復游德清俞曲園先生之門於爲學門徑益得大槩國變以後流寓津沽與海豐吳仲樸侍郎過從常以金石目錄之學相質證皆八旬以外人也年丈齒德尤宿福澤尤宏不鄙後生俾窺聖門寡過之大要故中心悅服揭其粹要列於後幅後之有志易學者其或有取於斯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有清以來言韻學者爲崑山顧先生婺源江先生休甯戴先生曲阜孔先生金壇段先生歙縣江先生皆刊有成書承學之士得而讀之高郵王文簡公與武進張皋文先生亦均以韻學爲同時人推重王氏韻說僅古音二十一部有表載經義述聞上虞羅氏近印高郵王氏遺書中有古韻譜一種審爲初稿不全本海甯王氏爲補一卷是完本佚矣皋文先生易學諸書全刻說文諧聲譜之名僅見阮文達儀禮圖序長沙王氏續皇清經解僅刻皋文子成孫名者九卷係据臨桂龍氏本亦非完本也張氏父子兩代原稿實藏陽湖趙氏天放樓同年揆初葉君得之且應君閱大令傳播之約是書皋文先生撰者分二十

卷題爲說文諧聲譜彥惟廣之者成五十卷無說文二字其大別爲譜表韻略四類譜著得聲表明分部韻紀其源略提其要冠以論表殿以序例書名與王文簡同而完備過之揆初攜入舊都就商寫定之法適聞東方文化學會又收一本乞徐君森玉鄭重告借其書不如原稿精整而增益不少且載阮文達序謂出彥惟手與否無從斷定互勘之次種種歧出欲合三本成一本決非鈔胥所能吳縣戴君綏之素好六書音韻之學慨然以寫定自任名皋文本曰初稿彥惟本曰稿本後得借本曰鈔本以稿本爲主取兩本之異者加入之凡凌亂歧出之處悉附案語一周寒暑乃得竣事蓋其功較張力臣寫亭林音學五書爲鉅詳密精審則同之揆初卽以寫本付印俾免譌誤沈埋百數十年卒得津逮後學足爲張氏父子幸也二十卷稿全出皋文先生手寫篆仿金刀楷儕玉版松禪相國題詩贊歎至極徒以眉上行閒悉用黃筆尙未得影照方法則猶引以爲憾也 鉅廉知顛末爲述其大概如此當今藏書家競收宋元舊槧揆初則重老輩稿本及未刊行者所得以梁溪顧氏撰讀史方輿紀要清本歸安嚴氏輯全三代至先唐文底本兩種爲鉅顧稿中附同時人箋訂及爲龍刻本所刪嚴稿皆鐵橋手錄校粵刻本必有佳處諧聲譜乃其一

也特附記之以見揆初胸有鑑裁不染骨董家習氣汲汲以傳古爲事此其嚆矢也

八瓊室金石補正序

自嘉慶初年青浦王蘭泉侍郎刊行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後海內爲金石學者益夥大都斷代分省或僅著錄其目未足鑒讀者之心也南海吳氏筠清館歸安陸氏儀顧堂則沿王氏體例爲之卷帙亦富惜非定本武進陸劭聞續編有定本矣僅二十一卷耳是知一人之身精力有限見聞有限此事審定搜訪事煩程遠安得謂後起者易爲功也太倉陸星農先生少通漢唐義疏之學爲壽陽祁文端公所激賞著有楚詞疑義釋證篆墨通詁諸書以金石文字有裨經史也輯筠清館金石記目三百壘硯譜而其畢生致力手定清彙則爲八瓊室金石補正一書其書就萃編原書補入後出各刻計二千餘種原書疏誤則據舊本及精本訂正體例差同采校益慎爲卷者凡一百三十蘭泉序文翼有同志者爲之賡續先生此作功臣諍友兼有之矣文孫孟孚長佑奉稿官江右辛亥九月失於巡警道任所以鉅金贖歸先生及門潘文勤撰寫序文已佚孟孚將摒擋付刻矜慎其事尙未果也吳興劉翰怡京卿自國變以來刊布經籍累數千卷金石一門則有閩中金石

記海東金石苑邠州石室錄等若干種聞陸先生此書尙未付削人也謂著作以流通爲尙家刻借刻昔多並行因介鉅與王君九學部商於孟孚擬錄副開板以慰當世好此學者先覩爲快之心孟孚體祖庭傳古遺意慨然應之翰怡又以君九與鉅同僑津上誣誣校事首尾七年殺青斯竟敬念先生以廷對第一繼其鄉畢制軍而起出領湘南一道宦績略見德清俞先師所撰墓志至論其述作之盛則躡心壹志不假人手孜孜數十春秋遂成鉅帙以視制軍之開府有年合屬吏幕賓纂有關中中州金石二記者宏博過之精審亦過之彼大興方氏亦嘗以萃編補正爲書名寥寥數十品方此蔑如賣餅大官抑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先生卒光緒壬午凡此編未收與凡新出諸刻公子汝甯太守蔚庭年丈仰鑽先業有續補正稿本鉅亦幸得讀之定卷六十有四年丈嘗以槧齋自號是則企宋歐陽氏家風可稱說於天下者承翰怡屬弁先生書首爰述所知以復之不自知其不稱且不文也歲若旃蒙赤奮若季夏之月朔日

思適齋題跋序

同邑葉鞠裳侍講藏書紀事詩其爲元和顧澗菴先生作者曰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

編盡屬君推挹最至先生與黃蕘翁並負校勘名黃以士禮居精刻傳力又能收舊本用是蕘圃題跋始刻於潘文勤而江氏鄧氏踵之鉅又與繆小山吳伯宛隨所見補輯匯成鉅編行世澗菴先生則家世儒素佐士禮校事外遞寄硯削於阮元孫星衍張敦仁胡克家秦恩復吳璵諸家畢生精力盡爲人用上海徐氏刻思適齋集係據楊芸士當時錄本題跋則散在各書未全寓目鉅題曹君直藏澗菴詩冊曾附私見謂宜援蕘圃例早圖之卒卒未果旋以此事屬我年家王君欣夫欣夫先嘗爲蕘翁補年譜編詩集補輯題識比又輯思適齋書跋若干篇附以集外文排校成帙卽日付刊來訊謂澗菴先生爲學得吾吳惠氏之傳當分經儒一席卽其題識各書洞徹表裏與空談板本博賞鑒名者迥別以鉅首發此議屬爲弁言欣夫旣道出先生眞際鉅固無以易之也嘗讀李養一集志先生墓文矣有曰先生之學惟無自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眞面以傳來茲屏絕附會定其然疑卽此尋繹想見先生當年峨峨清遠與古爲稽遭際承平得以墨耨筆耕不知老至今何時也有不勝令人歎且羨者欣夫忠信學禮軼出時賢收亡理紛懃懃若此一雲可作知不發蕭條異代之悲矣欣夫於顧黃兩家外又輯陳碩夫先生三百堂遺文印行

聚惠定宇先生校讀書按條錄出成松厓讀書記稿本中吳舊學賴青箱世業而傳鞠老與君直往矣晚交畏友欽尙彌襟譚護不自己非敢當此書序也乙亥九月

士禮居遺詩序

吾吳黃蕘圃先生以藏書名乾嘉間凡手寫題跋遞經刊布所作古今體詩當時有述德繼聲省餘游草問梅詩社集各刻已在若存若亡之間吳枚庵先生輯印須集有蕘言一種其全帙亦未之見也先生當日與顧澗蘋先生齊名思適齋集道光季年已刻入春暉堂叢書蕘翁則蔑如殆有幸有不幸歟秀水王君欣夫覃精禮學旁及校勘家言世寓蘇垣與蕘翁懸橋舊居鄰近既補元和江標所輯年譜又輯成士禮居遺詩若干卷寄鉅讀之鉅案蕘圃先生初不以詩名也展讀此帙則於先生性情學問得窺大槩至於山水園林凡當時老輩酒賦琴歌所在均若親奉杖履而與之游何其盛也然自咸豐庚申後風景攸殊自宣統辛亥後風景又攸殊上下百餘年間其不堪追溯者已不知凡幾後有續蘇賢小記吳門補乘者或將於此帙求之一朝有一朝之掌故一鄉有一鄉之掌故宋人有言暗想當年節物人情之美但成悵悵懷舊蓄念今古同之是則有得於詩之外者正

多也既羨先生身世遭際之幸尤佩欣夫拾遺補蕤懃懃如此聊述所見與邦人君子論定之辛未八月

脈望館詩鈔序

嘉慶庚午長白穆鶴舫相國以翰讀典浙試後卅年英吉利以鴉片事起釁時相國已入贊中樞爲宣廟所倚重兵勢初交卽主和議有以欲和先戰戰勝後和乃可恃之說騰書於相國屏不見采棄官歸里者則爲嘉善張達泉先生先生固相國庚午所得浙士之一也先生既以伉直著聲顧其見諸詞翰者則又芬芳悱惻情韻相宣有康乾以來浙西諸老輩遺則歷經兵燹手寫脈望館詩鈔以世守得存幸從先生曾孫彥雲同年所得讀之謂可與當時比牒並名之張仲甫洽熟春秋沈西離專門金石莊芝階編集南宋文範同爲一時著述之盛而先生獨破世俗座主門生之習侃侃不阿有古賢者風烈尤爲不可及也先生官江南北久多善政書學兼趙董之長爲何崧叟推服第二子贈光祿寺卿和齋觀察於粵匪之亂保障裏下河功甚偉則尤先生教忠之大者彥雲將援宋刑部郎蔡洸編刊其曾門忠惠公集之例屬書簡端敢述其大俾論世知人者曉然於先生

詩固可傳先生實不僅以詩人傳也甲子中秋

徐子喈鳳鳴廣文詩集序代卽亭汪侍郎

蘇學教授肇始文昭隆化作新斯爲標幟分居別部湖州踵其齋規審一定和景祐編其樂識茫茫遐紀文采不傳輯逸鉤沈私用蠶歎子喈同年駒王遙胄龍伯後生染芳澤於菰蘆暢襟靈於竹柏屢泛張憑之棹惆悵神山爰尋潘乾之碑婆娑校舍昔在海陵固以祁祁濟濟選胄納良矣會以年勞擢膺是職厲精訓授士氣大和眉雪已皓獨游子美之亭心海不波尙拜鬱林之石好學忘老餘事作詩附物切情不沿常格少陵憂時之涕極狀悲哀堯夫擊壤之吟痛芟華飾嘗輯頻年所作寫定成編賓坐傳觀冀爲隍引竊意廣文片席夙號冷官昭代以來偉人輩作黟山萬疊海峯耀其聲香霞浦一灣梅垕挺其聲價韓蘇正脈項領相望吟詠一門獨嗟蓋闕以君屢屆其閒足使絳帳青氍自成馨逸萬本萬徧無竢揅著豈況一經刻集老佛呼名范硯能傳和衣早授詞塲尊宿見重於龍門國學引年行頒乎鳩杖齒德雙峻文福兩修歸然靈光彌足重已如某者忝附齊年尙疏詩事蘇臺薜苔實慰夙懷聞之說友在前尙雕文乎貞石蘭坡在後又合響於芳園此邦

掌故焜耀方來唱麗醇妍事宜賡續雷門咫尺走也操布鼓而前矣

芸巢集序

有自立之人而後有自立之文士當未遇時中無主宰紛華靡麗之境不能無概於心泊游京國見夫要津之地炙手可熱稍一委蛇即可集吾事也則通聲氣弋名譽營營擾擾未知所終觀其議論丰采似亦橫厲捷出足以持天下之變矣平心論之則外所表暴無一非客氣用事要其究竟則與依草附木者等且無論其不工於文也即使記誦之學引重一時試以萬言亦復洋洋灑灑下筆不能自休然而依傍門戶隨人作計與其爲人同於古人所謂學有心得與自道其真者槩乎未有見也若芸巢先生則不然先生未遇之先其處境之艱爲學之勤既詳徹香堂記中既遇之後有志於朝章國故不欲以文學鳴者又見磨磨齋籌筆序中信可謂拔乎流俗矣故其爲文也不必規史漢之面目就八家之繩墨有真識有真氣協乎事理之平究於事物之變存稿不多擧其精要均可獨來獨往長留天地閒且鈺嘗從先生游矣目擊夫達官貴人以柔媚事主以迎合取人輒私憂竊歎慨然有懷酒酣耳熱於外侮之乘世變之亟意氣激發甚至拍案驚詫不能已已夫

天下之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人心之不古亦未有甚於此時也先生獨秉貞亮之德運
堅苦卓絕之心舉當世之乘便鬪捷以爲得計者漠然無動於中則所謂旋斡氣機澄清
王路者將於先生是望而是文卽其勞也獨如鉅者所處之境更不如先生未遇時而漸
冉瀟落忽逾三十學問無成志節不立愈趨愈下不免於小人之歸三復此編蓋不禁涖
然汗出而浸淫焉透其衣也

奇觚頤詩集序

同邑葉鞠裳侍講以鴻雅宿儒晚入詞館一督隴學卽乞病歸里遭陽九百六之變憂傷
而卒其著述之自刊者爲藏書記事詩語石二種詩文雅不示人文有稿本詩則詩讜另
編成卷外大都存日記中肖子君宜茂才幼學早殞侍講遺言以一切手稿付及門潘仲
午比部及汪星臺明經作古而後仲午先刻成文集寒山志詩讜三種旋檢日記中各詩
手寫續刻起壬寅至乙巳隴輶中作定爲上卷中卷起丙午僅得九葉仲午遽卒手稿轉
歸星臺未及賡續而星臺亦卒手稿復藏仲午從孫博山所吾同年王君九學部侍講執
友蒿隱樞部子也念先世道義文章之誼慨然自任從博山檢歸日記自同治庚午閏十

月十三日起至宣統辛亥後之丁巳九月十五日止共四十二鉅冊乃就仲午所刻殘卷續編歸田後作至辛亥爲中卷編壬子至丁巳避世時作爲下卷旣成帙矣又輯壬寅至丁未諸詩爲仲午所遺者成補遺一卷輯辛丑以前日記所載與另稿應存之作彙成前集一卷於是奇觚頤古今體詩粲然秩然略無散佚剞劂之費君九出銀幣百鏹爲倡侍講舊交劉翰怡京卿出百鏹曹叔彥太史費子飴觀察各出五十鏹程覲岳觀察之後賢印午昆仲出二百鏹助之辜較大數事可獲濟以鉅備悉顛末屬書其端鉅惟侍講令聞在舊何待鉅言君九敦崇古處自完其通家子弟之責亦何待鉅言特念敬事侍講者三十年近又借讀日記全帙得窺侍講爲學之要與數十年朝野故事山海之藏取資無盡其尤不可及者侍講處家庭骨肉之閒用情肫篤失子以後境至不堪尙能於沈憂積慘之餘殫心著作官翰林時爲朝貴引重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辭受取與尤斷斷焉辛壬之交於變故始末造成萬古傷心之局不能不記欲記不忍則又紆回隱軫自致其忠愛悲憫之懷小德出入亦未嘗自匿幾於古所謂無事不可告人者芳蘭冰雪襟抱同之傳人完人一無愧色左太冲賦云蔚若相如皜若君平竊謂侍講之文學蔚之至也侍講之品

節嶠之至也。鉅於光緒戊子從侍講應院課同爲貴筑黃子壽師所賞拔奉手承教交在師友之間。丁巳正月南歸尙幸一親顏色詢及北中近事相對嗚咽未幾而人天永隔矣。故鄉遺獻矜式無從輒因君九諉誼附述及之敬告天下之讀侍講著述者勿以訓詁詞章金石目錄之學槩其生平可也。丙寅大寒節。

思耆齋牘稿序

鉅以同年陸幹甫大令文學政事均有本末欲以文字傳之以事跡不具閣置者有年矣。今夏哲弟恂甫以君詩文牘稿郵示既讀一過乃書其端曰君爲人公方誠樸有老輩風範讀書則博觀約取無淺嘗浮慕之習少以門戶爲己任教督諸弟皆以有成尤服習理學家言律己至嚴繩人亦峻。鉅與君同舉己丑南闈初不甚習歲辛卯君應歸安吳氏聘客授來蘇館舍與鉅鄰比課餘卽扣門顧談街鼓嚴始去。鉅雅重君君亦不鄙鉅相得甚歡如是者一年。君壬辰成進士用知縣發河南癸卯三月鉅以禮部試抵汴君適在省中則又時時過從道所經歷於宦途者事多可歎。君時已補商城縣缺歷署滎澤蘭儀兩邑勤聽斷省科派署用不給以家財佐之所部皆有陸青天之頌吏風日下君古貌古心每

不相中於是同官之趨時者見面輒以陸青天爲謔鉅固親聞之也君浩然有歸志出素冊索書歸去來辭盤谷序兩篇鉅試竣戒行手蠅蠓集一帙揖鉅上車自此不復與君一見矣君既謝官返里鉅屢寓書問訊輒不得覆後宣統辛亥之五年忽得君訃狀爲之大駭旋閱訃列二子名記別時君尙以庠嗣爲慮則知君有後矣爲之少慰也君爲文好深湛之思筆鋒橫厲出於儕輩讀書既多知著作之事之難故凡所撰者皆不自收拾捐館而後搜集者僅此嗟乎寥寥若干頁何足盡君能事然讀所存諸作亦可見君身際元黃之會隨所流露無不原本先民主持名教正人君子之志事章章如是一滴水可以知大海味矣思耆齋者君藏先世遺書之所德清俞曲園師以隸古署之且作記一篇入春在堂集此卽君篤於內行之一端也特書之以告讀者丙寅孟秋

幹甫之將赴汴也鉅友蔣君來言家傭一嫗願侍陸眷同往招嫗詢之具言同治某年拾匪禍汴全家衝散渠時在孩提爲某姓收養但記家在省城外姓某姓而已既嫁有子女流轉來吳屢圖訪尋所生及有無親屬因中隔數千里隻身難往幸得妙便可遂私願幹甫允之至則四出訪尋又印零丁數千紙在鄰近張貼三年無所遇乃覓伴而歸一愚婦人耳能不忘根本如此愧殺今之喪盡天良者矣序文既成特附記之

錦囊餘馥序

斐盦居士既編刊小竹里館等集無聊歲月又成詩話若干卷以錦囊餘馥署之不自言命名之何旨也予得而讀之則請爲之誦騷經有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斐盦之爲人也又曰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此斐盦之爲詩也繼又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此斐盦爲詩而又輯此數卷之微尙也無寄託而有寄託可獨喻不求共喻香草美人之思一展卷而如或遇之視夫前人詩話珊瑚玉屑以華豔爲題者抑有閒矣雖不好學亦善附會歲寒深坐書以訊之甲戌十二月北池逸老

安樂鄉人詩集序

鉦與秀水金君錢孫同鄉舉者四十餘年矣君嘗服官吾吳壬子以後又嘗同預史局兩人靈鈍不侔而情好如昆弟君開朗沈毅軼出儕輩詩學則承其鄉蘊石穀原柘坡諸先生之緒致力尤深比來手寫稿若干卷寓書督序且謂桐城老輩論文曰有物曰有序私欲更進一解以修辭立誠爲之先微論言不由衷爲不誠之大者卽遣詞使事稍稍不符分寸則其於誠也云何以故刪薙舊作所自斤斤者在此鉦於此事未窺門戶然於古今

論詩家言則嘗肄業及之存誠之說近賢山陽潘彥輔氏最所標舉謂詩境以質實爲先質則不悅人實則不欺人事事以質實爲的則人事治矣人人之詩以質實爲的則人心治而人事亦漸可治矣心聲之發詩爲至精知言之士必推本於君子之言無所於苟之故是其言中之意所囊括者無涯量且其言外之意所應摧陷而廓清者更無涯量陳義之高充類之廣有如此者君存詩宗旨先後懸同顧其持論亦兼取惜抱之所以論古文者謂格律聲色正所以達吾之誠必先有春華而後有秋實其說足與潘氏之論相發輒疏所聞證成其說正所以明君之眞際也君別有詞稿若干卷附詩以存舉可以此爲例不更端稱述者舉所重也歲在辛未八月

惕齋續集序

年家子會稽周祖琛伯澄旣編其尊人惕齋遺集竣事復蒐得若干篇就鉅商去取旣披覽一周乃正告之曰去取云者選文家所有事也人子之於親墜簪斷笏尙寶守之況文字爲平生精神之所寄乎又況全帙之中本無非去不可者乎三十年來從事述造者多矣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非頑舊所能領會稍稍近理者亦不免甘逐時趨以淩駕古人爲

事以老輩有序有物之定律繩之實多可議私謂同一筆墨也與其使人讀之但眩乎世俗譁囂之美毋甯使人讀之或窺乎先正明清之遺伯澄懃懃爲此善讀父書當今誰似此者忝與世講之誼安忍不出正論以質諸有心世道之君子也鉅與惕齋僅廣場一揖耳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俯仰人天喟然書此伯澄印可吾言卽以弁續集之首簡可也甲戌初秋

戒壇寺志序

心畬王孫自宣統辛亥後讀書西山戒壇寺者十有三年養晦之餘厲精藝事靡不高逸絕俗於紫瓊詒晉後自成一派寺爲先恭忠親王重修躬承遺緒草成寺志四卷簡擇有體足以傳信母夫人嘉其能念祖德也命付剞劂年運而往朱門近事可傷者多矣王孫獨斤斤於此則以歎先王親賢冠代光佐中興世德蟬嫣將與佛天同永閱者幸毋與道場山下所傳妙嚴寶雲諸筆墨並凡而揚摧之也

壽鑫齋雜記序

海鹽朱小汀禮院手定壽鑫齋雜記二十四卷懔毀錢爲銅之戒竭采花成蜜之能大者

足窺一朝掌故之原細者足示學者讀書之法卮言日出舉而空之雜家者流高踞一席老輩言考據之學曰不漏曰不誤此全書之定論也言著述之法曰無一字不出於人又必曰無一字不出於己此作書者之本旨也爲撮其要以告讀者

馬縵雲靈巖贈別圖序

吾蘇有靈巖山者琴臺流韻硯石割腴涵空閣高采香徑狹琉璃一片明樹裏之湖珊瑚萬枝碎霜後之葉白韋發唱李蘇踵游秀甲吳天良非溢美縵雲先生以探幽選峭賃廡其閒當夫援雲得意入月無猜抱餐勝聆善之懷延飲淥吸光之趣晴窗補史則空翠媚晨短蠟敲詞則寒濤答夜加以酒分招邀棋讐款接啞長安之西笑署許由之東鄰文筆可鬪突兀於眼前畫禪許參蟠迴乎胸次友朋之樂山澤之娛四美二難於焉領略顧因季鷹蒨菜之感爰息叔夜竹林之游遂停臨汝牛渚之船圖爲袁某作以圖宗測蘇門之障礙其煙林清曠泉石蕭閒影落縑素之閒興翔筆墨之表神假天遣英靈不窮足使憶舊游者有溫書之趣好嘉遜者動載酒之懷焉嗟乎茲山負郭卅里而強丁亥迫冬蒙曾插腳回廊點屐俯池翫花近尋畢祠遠謁韓墓則已夙夢難圓墜歡莫拾良游可惜纏綿應物

之吟往事多遺惆悵舜欽之句不圖眼福印證丹青挺秀拔奇明明在目他日者橫塘七里香水一溪訪鄧尉之梅花載石湖之明月問弔鶴之市陳蹟茫茫尋走鹿之臺流年冉冉先生既相羊聊浪真入畫圖蒙亦布韞青鞋從此始矣勝游難踐塵務方牽買山有資此卽左券

縵雲馬氏名冠羣武進諸生著有國朝行省地略若干卷刻入小方壺齋叢書三編以醫寓蘇戊子冬爲先妣起危疾至今感之

桂陰課子第二圖序

束筮同年既裝成桂陰課子第二圖督鉦敍其緣起蓋三年於茲矣鉦自棄官以後用文史自給隨意應付積稿如束筮類皆徇人失己之作不得以文字繩之且第一圖經諸家題詠以來於束筮發名成業之所由闡揚殆盡若仍以酬應文字行之則方寸良知炯然尙在既無以副束筮諄諄之意而又重褻我長者遲遲久不報職是故也蓋鉦之得拜我畢年伯母楊太夫人實在宣統三年正月同居宣武門外上斜街之初敬瞻顏色敬聆警欵見室中之位置聞自旦及夕料量瑣碎之方法中怵怵動何也鉦無母人也條有所接觸一若侍吾母膝下時矍然爽然不自知其何心束筮與鉦既有昆弟之約故太夫人之

待鉦亦異他年家子束筥住前院鉦住後院得閒輒趨侍太夫人道鄉里家常事太夫人愛鉦婦譽之不容口撫鉦諸子女視諸孫有差一門兩姓關切如骨肉逾半年而武昌變作京師大震束筥就商於鉦鉦謂太夫人年高以辟地爲宜束筥遂奉太夫人寓天津奧國租界之么家店未幾風聲益亟鉦亦送孥至太夫人寓所另賃同院土屋數椽處之鉦仍返京趨曹一家細弱賴太夫人扶護恃以無恐泊十二月下旬知國事終不可爲鉦遂檢點長物僑津謀歸計適當歲暮太夫人於禮神祀祖諸家禮一切如平時暇則督長孫基乾溫習所業聲琅琅出短檐風雪中所居極陵雜湫隘爲人世所不堪同時以避地至者或酣嬉以謀樂或沮喪以厭生獨太夫人處困履屨一帥其初鉦愈致仰於常德之不易而圖所以自敕者蓋不言之教感人者深也鉦既窮居無所事事太夫人輒詳詔鉦數十年家事悽絕不忍聞又備溯束筥幼時體弱多疾取世俗所傳單方者種種施治至煩極穢每歲稍發不意得全既成立矣又懼其攻苦過度手製補益諸品督令服餌蓋劬勞之況有非尋常育子之所經者壬子以後又以基乾就學不便卻其子若婦之奉養旅寄滬上躬自撫視蓋太夫人之終始爲單氏門戶計者大率類是方今邪說橫行庸行墮落

名義既不足以維持天下而毛裏天屬之愛亦復漸剝漸亡爲具人心者所不忍聞獨賢母之所以型家而翼子者尙時時見於稱述用以見安貞之德應地無疆旋幹氣機於焉攸託懿惟我單太夫人之千辛萬苦幸而得濟者爲鉦所親聞而親見故遂屏斥鑿繡之詞摭實以告天下聞之桂秉金德經冬益榮用能不爲易葉改柯與松柏相埒緬彼嘉樹清蔭同長鉦既終爲無母之人矣則惟有羨我束筮且藉以壽我年伯母於無窮也丙辰八月

章氏會譜序

宗老鶴汀先生竭三十餘年心力輯成章氏會譜四編共若干卷方謀印行遽捐館舍各行省宗人以是編之有裨於家聞也釀資訂購遂底於成一山左丞序文於編書大旨敘述詳慎鉦既受而讀之乃別就所見敬書於簡端曰嗚呼是編之作豈徒侈吾族支派之蕃與積累之厚哉抑豈欲得是編者僅僅辯章繫世藉免數典忘祖之失哉慨自叔季以來有斷取張子西銘之說以同胞號召於時者其始不過樹博愛之幟固無他也自豪暴者因而利用之乃至黨與蟠結權相脅而利相啗以釀成今日之劫運並時又有外來新

說謂我國積貧積弱悉由家族制度致之非採用社會主義不足挽救於萬一親親仁民愛物之次序既紊而凡中無主宰者遂若窮大失居無所持執疏且遠者未必被其澤親且近者則已殺其恩流弊所極必有假託名義陵踐彘常以圖一己之私而逞無等之欲者生民之禍未究其終也私嘗論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各祖其祖則當思祖有家法不可自我墮之祖有世澤不可自我斬之且思我祖之食德服疇者古今之何地也則愛國之心摯不能聽人之涎我也我祖之持身涉世者宗古之何人也則衛道之力固不能聽人之咻我也一人如是一族如是族與族皆如是親親之大本既立而凡仁民愛物之事得以順事而恕施不必強託同胞侈談社會而天地溫厚和平之元氣則已流動充滿無少欠缺禮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悉原此知本之一心世運有變此理不變者也先生老於幕府志事百未一施目擊時局怒焉傷之平居撰述乃姑託夫誦芬詠駿之所爲憂深而思遠旨約而義博君子務本比物此志也昔吾始祖妣練太夫人以還旗舊部遂全一城先人以福德保障萬家之生命而先生之所爲則又以文字激發一時之人心昭茲來許繩其祖武爲吾

一姓言之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抑不僅爲吾一姓言之矣鉦少有章氏藝文典錄之輯讀書不多迄未成帙得見此編行世佩慰之誠不能已已故揭此義告有心世道之君子特恨不能質先生於九京也

鳳山章氏辛亥宗譜序

吾鳳山章氏族譜修於光緒丁丑鉦今三十五年今夏族父老寓書京邸云於秋閒重輯命鉦序其簡端鉦謹案吾宗先德之述莫著於宋文憲所撰章氏世系碑文及章氏家乘序二篇鳳山支譜前後凡七修每修必有先古之文述其所以修者今茲一役全賴吾宗諸君子主持其事鉦遠官日下未與校訂之列憑臆而談不能抑不敢無已則請就讀書所得或爲吾宗人所未及知者爲數典之助可乎蘇州貢郭地有章練塘者初謂與我姓及二十八世祖妣練夫人姓偶合耳及讀吳江同宗名夢陽者所撰同里蘇府屬縣吳江地名先哲志自敘有云五代閩大將軍仔鈞公是爲始祖二十九都章練塘其發祥地後爲閩漳州人鉦考各支世系均無此說吾宗山陰太顓先生大來後甲集所述吾宗遷徙源流尤爲詳確此同里志之未可信者也吾家子姓兩足小指類有裂文世俗又有剖爪章之目鉦

出游四方所遇皖湘閩贛諸同姓均有此說而不見紀載惟吾宗錢塘豈績先生藻功所撰思綺堂集族譜序原注有云凡系出練夫人後者其兩足小指爪隱隱裂開子孫千億猶一體也據此則吾家一脈所衍自有特徵不知此外更有述及者否此爲子姓者所宜共同考索者也

又各譜中每言練太夫人生有肉髮案肉髮不可通髮必髻字之誤肉髻當卽俗所稱壽星頭也

據宋王明清揮麈前錄

云浦城章氏盡有諸元建陽有登科題名石刻嗣是以後麋續無聞然鉅嘗見法時帆先生舊藏順治閒題名錄三冊順治十二年史太成榜易三房章貞會稽人又春秋房章霖華亭人十五年孫承恩榜詩經房章采嶽當塗人此或非我近支也若順治九年鄒忠倚榜所載易四房章平事字無黨癸酉三月二十二日生諸暨人戊子鄉試八十四名會試一百八十八名殿試三甲三百十二名通政司觀政甲午授河南永甯縣知縣曾祖元輔祖一道庠生父鼎新庠生此實諸暨本支所載三代及科分仕履至爲詳盡先生又有康熙閒所修縣志而譜皆略之此諸暨本支所宜知也又讀光緒浦城縣志山川門載西巖山五代章仔鈞爲閩王招討使時嘗駐兵於此政績門則載仔鈞公傳名媛門又載練夫人傳傳末并載 國朝咸豐九年粵匪圍郡城顯神保護奉 旨加封保康靈佑夫人一

事其他所載讀書臺畫錦堂彩門樓花園諸名勝關係吾家者尤多此又自仔鈞公派下子孫所宜知者也鉅幸承餘緒私欲鳩集此類事實拾遺訂誤以成一書聞見不多尙猶有待輒書槩略以質吾宗若夫譜之爲義所以敬宗收族而動人以水源木本之思者則我伯叔兄弟已心知而肩任有不待煩言者語有之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爲秉筆者誦之可也又曰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爲鉅一人言之可也大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八月鳳山章氏癸酉宗譜序

宣統三年本支修譜鉅既序之閱二十二年續修宗人復函舊京請序一人之身兩預斯役被我先人之餘蔭者至矣既遭鼎革尙不爲宗人所棄則身世之難言者亦至矣前序既數吾家掌故茲復空事贊揚亦有何味敬撮要言之曰宗譜者彙同祖之子姓而列爲一編之名也雖同祖而各有其家治家之道云何曰爲子孫者能念祖宗而已念祖宗之道云何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而已如此方成爲家如此方可對祖宗當今內憂外患劫數方張凜凜乎有種族滅亡之懼鉅私謂天地一日不息則人類必一日不絕人人能奉行此道不愧爲人卽不愧爲好子孫則是善良之一脈必較數倫滅義甘爲禽

獸者理可長延所謂保種者是也且此乃歷代聖賢之遺訓也則保教者在是又此爲中國之所以成中國也則保國者亦在是此義也鉅於序道墟鶴汀宗老章氏會譜中發之茲復鄭重言之者誠有所不得已也宗賢三益先生生元明之際其序龍泉譜有尙思惇厥宗好以成仁厚之俗之說鉅則所感與同而時勢益迫矣曠將七十與我永思堂同族講明此義者未知何期既擬後裔封字下排行五字封下曰鑄鑄下曰清清下曰根根下曰炳炳下曰基用前五行相生例爲二百年繼繼繩繩之慶特大書首簡以詔方來歲在昭陽作噩長至節太傅公三十八世孫寄籍長洲前進士鉅薰沐謹序

雙清閣詩集序

右雙清閣詩一卷詩餘一卷爲武進趙厚子廉使繼配方夫人遺著廉使以道光六年進士歷官贛皖洊擢鄂臬曾文正爲撰神道碑極推重之著有幽棲登樓等集方氏同爲毘陵世閥夫人兄彥聞大令所著萬善花室集風行已久陳左海撰志述大令愛趙氏妹有曰吾無弟倚妹爲弟是則夫人之濡染於哲兄者雅可想見以故閨中命筆一歸雅正無玉臺金荃餘習詩以伉儷唱和爲多魚軒所泣輒有題咏讀和外見贈與悼翠姬諸篇尤

見如賓之敬逮下之慈有不能見諸尋常巾幘者子烈文世稱惠甫先生以曾文正特薦官易州知州中歲抽簪僑於虞麓天放樓金石圖書之富標映南中鉅與先生次子寬同應癸卯召試名志相好卅餘年矣每述家世舊聞輒爲神往涉園印成此冊爲識其所知者於後卷中小注審爲惠甫先生附記宜分別觀之己巳九秋

柳如是遺集序

有明末造曾隸南都樂籍之翹秀如王脩微薛素素李香君卞玉京輩類有零章斷句爲好事者所豔稱柳如是歸錢牧齋後卒殉家難其得名也尤著相傳有戊寅集梅花集句諸目今皆亡佚湖上草一卷尺牘一卷則爲當時汪然明刊行至今尙有印本靈心慧舌頗能以文字自見不出捉刀人手固可信也常熟張君南鍼鉅四十五年前同補博士弟子員老友也桑海以後益以鄉邦掌故爲己任嘗從趙氏舊山樓傳錄汪刻復輯補詩詞若干首而附以康熙以來紀載文字定名曰柳如是遺集屬爲序文嗟乎一婦人集耳南鍼顧慙慙如此殆有見夫負心反噬之徒接迹天下求一人以風厲之獨靡蕪君能捨身紓難一白其不負所天之心牧翁應死不死其不死也乃騰後來無窮之謗君雖被迫不

必竟出於死而卒出於死之一途其死也乃使百世之下無賢不肖皆重之憐之用是舉煙墨所遺爲之掇拾文以人存古有例在固與流俗之憐才慕色者有閒也藉曰不然則凡蓮臺會上人何嘗無鱗爪之見於說部顧未有爲南祇之爲者亦可見晚節末路之關繫如此夫亦可以識鉛槧之旨矣錢氏家難之作也當時咸目遵王爲主謀讀公約揭帖諸文令人髮指及檢遵王集寒食行注則云乙卯一月八日薨葬公於山莊牧齋歿甲辰上距已十一年初學集有學集各體詩亦皆由遵王箋注是牧齋身後事皆遵王料理其先何由脫禍其後不至怙終年祀云遙莫詳顧末似亦重編柳集所應類及南祇家世虞椒或能根據前聞一爲論定也乙丑暮春

四當齋集卷二

長洲章鉅

文二

校宋景祐本漢書跋

海鹽張氏涵芬樓藏有配元明本宋刻漢書價至千金癸丑十二月江安傅沅叔增湘鄭重借至津門審係吾吳黃蕘夫先生先得宋本若干卷陸續配齊加入新舊鈔補乃成完書通部每半葉十行行大十九字小二十六七字不等書首附有黃氏配補計數數紙首題景祐本漢書配大德至正統修版云云宋本首尾已殘無秘書丞余靖膀子確證爲字不成則有樹鬻侍頊著著照栢紉精斲等文均在仁宗之後目爲景祐未審所由惟高郵王氏讀漢書雜志中云据景祐本校正者如武紀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無戰字作角抵戲三百里皆來觀無來字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無子字各條與此均合是景祐之目相傳已久宋本難得姑仍舊題可矣鈔補各卷行格無異而高紀首葉前半正文乃出史記注文則以正義集解索隱拉雜成之蕘翁既未細審李養一校過首函亦無一語

糾正最不可解各家授受源流則由士禮居歸昭文張芙川粵匪亂後轉入粵東丁氏列於持靜齋書目邵亭經眼錄所載尤詳名印纍纍繼儒眉公曹溶鑒藏數方疑皆不真黃氏僅有摹圃橢圓小印入張氏後有張蓉鏡印姚晚真印小瑯嬛福地張氏藏虞山張蓉鏡鑒定宋刻善本諸印極多丁氏有丁日昌印雨生兩印借觀各家則大昕辛楣味經程恩澤印陳鑾曾觀諸印其尤著者也此本校例凡屬宋刻一遵前人校勘成法一一照改以存其真元補各卷閒有去取明本易見鈔補難信則均付闕如蕘記配補卷數因已分注當卷之下故不重錄全帙寓目以繁重之故疏漏必多昔在弱冠之年曾得惠定字棟

沈小宛

欽韓

兩先生校本先後迭錄頗便研誦以宋本罕覲別校此本存之凡諸別異均在本書惟郊祀志下毋令姦人有目窺朝者句者字景祐本作昔案昔夕古通唐石經穀

梁傳莊七年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可證宋紹熙余仁仲本同窺朝夕與窺朝者文義大異宋刻漫漶竭目力乃辨之累月伏案此一字必爲各校家所畧最以爲幸也仁和吳

伯宛

昌綬

聞有此舉先以淨本寄贈沅叔乞假攜將有饋貧之雅保山吳偶能慈培江甯

鄧正倉

邦述

則並時點筆匡益有加皆風誼之可識者既畢業爲書槩略於卷端甲寅五

月

傳九之七葉黏縫有萬歷貳拾捌年正月買受本畧洪十餘字極目力乃可見是原書

經明代覆標之證

眉山七史南齊書校本跋附佚文二葉

此本爲宋紹興眉山重刻七史之一經明嘉靖修補歸安陸潛園年丈心源跋明修本云

缺志第七卷第三頁傳第十六卷第十頁第二十五卷第六頁此本誤以三十五卷之第六頁補刊第三十

九卷第五頁此本誤以本卷第十四頁補刊北監南監汲古武英官本皆同今檢此本傳一之五係鈔本

脫誤不論外紀第一卷第二十四頁已留空白注明原缺則陸所舉者尙未全也傳沉叔

得穆鶴舫遺書審係蜀大字本閒有元時補版亦流利可喜慨然見借始知明時修補謬

誤甚多七卷之三頁十六卷之十頁則原文具在可謂驚人祕笈矣紀第一卷之第二十四頁今官本已有

因通部照校凡與宋本異者悉行塗改宋本可疑者則注字側以備參攷中縫上下字亦

一一添入宋本不易得冀以存宋本面目也

佚文二葉宋本每半葉九行十八字如式錄之

志第七卷之三頁

上接新興郡之廣牧
下接涪陵郡之漢平

永甯郡

長寧 上黃

武甯郡

樂鄉 長林

巴州三峽險隘山蠻寇賊宋泰始三年議立三

巴校尉以鎮之後省昇明二年復置建元二年

分荊州巴東建平益州巴郡爲州立刺史而領

巴東太守又割涪陵郡屬永明元年省各還本

屬焉

巴東郡

魚復 朐臆 南浦 聶陽

巴渠 新浦 漢豐

建平郡

巫 秭歸 北井 秦昌

沙渠 新鄉

巴郡

江州

涪陵郡

傳第十六卷之十頁

侍上接常
賞下接賜

侍如故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世祖臨視賜牀

帳衾褥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

持二人海陵立轉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鄱

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鑠不

自安至東府詣高祖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

慙懃流連不能已而貌有慙色此必欲殺我三

更中兵至見害時年二十五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太祖第十子也初封廣興
王後國隨郡改名永明二年世祖始以鑑爲持
節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前將軍益州刺史廣漢
什邡民段祖以鐸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
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
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鐸于以手振
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八
年進號安西將軍明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
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

孔蕤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

薛居正五代史從永樂大典輯出經武英殿刊行時改動已失邵二雲稿本面目此熟在
人口者也壬子九月羣碧樓收得邵氏本一帙檢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五十卷後觀款知
校勘出孔莊谷手以官本對勘知稿本官本大別有三一正文經官本改易也如十卷犬
羊猾夏改邊裔狡逞九十五卷腥羶改契丹九十八卷虜母改國母一百七卷契丹犯闕
改去汴一百二十卷東夷改高麗一百三十七卷種落賤類改生長邊地亂華改闢地殺
胡林改殺虎林之類不可枚舉其尤關攷證者黑水靺鞨下原作俗皆辯髮性凶悍改爲
俗尙質樸性猛悍此皆館臣避忌太過奮筆妄改使然一正文之互有出入也稿本無而
官本有者如二十一卷賀德倫傳全缺六十三卷缺贊六十七卷趙鳳傳缺兩節淳于晏
傳全缺七十三卷聶嶼傳缺一節七十七卷卷尾缺七十七字八十七卷晉宗室贊傳全
缺九十三卷尹玉羽傳缺兩節九十六卷孔崇弼傳缺三節九十八卷張礪傳缺三節並
缺贊一百二十八卷裴羽傳全缺此必邵氏一人搜采未全經館臣復檢大典補入稿本
有而官本無者如九十二卷崔居儉傳九十六卷鄭元素傳二篇崔傳係歐陽公五代史
記本文邵氏誤收官本刪去是也鄭傳則係官本脫去此爲薛史全篇佚文大典已燬賴

此而存可謂至寶至九十八卷張礪傳稿本復据冊府元龜補八十二字官本不取邵氏於大典所缺薛史均采元龜補入例見第一卷梁太祖紀下官本刊彼舍此殊未畫一又九十一卷安重威傳九十二卷裴皞傳稿本下半均同歐陽史官本則否此必邵氏一時有未照處經館臣復檢大典改正也一卷數攷證及所采各書經官本刪削也以一百四十三卷注大典卷一萬七千五十二三頁至四頁諸條揣之意邵氏初稿并記大典頁數定本方刪頁數而存卷數此數條係刪除之未盡者官本則於卷數及冊府元龜卷數全行刊去攷證異同語稿本隨文列入官本既另編攷證僅收十之五六其餘則出他手非邵氏原文邵氏略仿裴松之三國志例收史部說部至七八十種之多附注文下以備參考官本或采或刪不甚明其去取之故楊凝式及馬希範傳兩注則刪去將萬字若邵氏所采五代通錄東都事略文苑英華古今事類楊文公談苑儒林公議石林燕語厚德錄張方平集花蕊宮詞則全行刪去失邵氏本意彭文勤注歐陽五代史記蒐采富有爲史注佳本實邵氏之引其端也惟孔戶部校此書時尙非据邵二雲原稿故第一卷校語云按語有脫凡兩見二十五卷注案新考舊四字顯有脫誤孔校亦未校補邵位西批四庫

目云廠肆見鈔本有讀易樓印記是邵氏稿本此本外尙有傳鈔恨未之見以資訂補也
竭兩月之力對讀卒業撮陳大槩如此

元刊本宋史跋

附佚文一葉

宋史舊本各家著錄均爲明成化十六年朱英刊本卽嘉靖丁巳重脩併入南監本之一
種絳雲樓多異本據鐵琴銅劍樓書志之說是蒙叟校閱之宋史亦唯明本也惟歸安陸
氏畱宋樓藏有元至正六年本係杭州路所刊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題在下小黑
口魚尾上左宋史幾右字數魚尾下左寫人右刻人此本與陸氏藏本處處符合其爲元
刊無疑盧抱經先生校元刊補出南雍本脫文孝宗紀一葉載入羣書拾補鈺全部以浙
局本點校復得卷二百九十二田況傳一葉計四百字爲盧氏所未經校出者明北監本
及武英殿刊本皆缺是爲此本最可貴處其他脫誤每卷至少以二十字計之將近萬字
矣曩借沉叔藏宋眉山七史之南齊書曾補出嘉靖修補本已缺四葉中之二葉自幸讀
書有緣詫於朋友今承仲仁三年之借遂得終卷因記其所得者如此願與好古者同寶
之庚申七月

田況傳佚文一葉計四百字

上接況處處字
下接營田營字

置之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況督諸將攻以敕榜招降叛卒二千餘人阮其搆逆者二百二十九人以功遷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憂詔起復固辭又遣內侍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乞請終制仁宗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決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至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遷蜀人尤愛之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既至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況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之以禮部侍郎爲三司使至和元年權樞密副使遂爲樞密使以疾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寬厚明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所守人

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至併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

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詢訪以錫慶院廣大學與鎮戎軍原渭等州

景元本契丹國志跋

此書漁洋書跋讀書敏求記均未標明何本惟士禮居藏十七卷乃殘元本也今通行掃葉山房刻本系出四庫全書不但刪去胡安國說及上方小字標目凡文中觸目字樣均經館臣改過與鈺前見孔蒞谷鈔校邵二雲手輯舊五代史原本相同此本爲蕤芸精舍景元本海豐吳氏所藏尙屬眞面目致可珍祕乙卯四月借校因記

舊鈔本大金國志跋

此本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與蕤芸精舍鈔校契丹國志行格相同上方有小字標目亦同黃蕤翁藏殘契丹國志十七卷定爲元刻此本體例一律必係從元刻景寫各家藏目未見著錄眞祕本也通行埽葉本不但無標目文字亦經改易不足論矣石蓮先生又藏五硯樓鈔本一部行格不同無上方標目鈺又從傅氏借明藍格鈔本云天一閣故物行格亦不同而上方標目則有爲此本所脫者因取三本統校入埽葉本各有佳處殆

難僂數先生既藏藝芸契丹國志又藏此本及五硯樓本發篋見示老輩開牖後學之遺風於今未墜視昔藏書家以不借本署卷端者其度量之相越何如也

藍格舊鈔大金國志跋

吾吳黃蕘翁得殘契丹國志十七卷上方有小字標目定爲有元刻本海豐吳氏藏舊鈔十一行廿二字本上方有標目與黃說同則必景寫元刻也大金國志則未聞有標目之說而吳氏又藏一鈔本亦十一行廿二字上有標目與契丹志一律可揣知元時兩志必有同時同地刻本特金志已斷種耳此爲天一閣故物行歛雖改標目則有吳藏本脫去而此尙存者吳氏又有五硯樓鈔校本無標目無世系圖末卷有佚脫鈕取吳藏兩本及此本校入埽葉山房刻本知三本各有勝處不可偏廢埽葉本出閣本經館臣改去違礙字樣與鈕前校孔蒞谷手校邵二雲輯舊五代史原稿流失相同不多見舊本又烏從知之互勘既竣輒書管見於卷端願沅叔之有以廣我也

五硯樓鈔校本大金國志跋

此本爲海豐吳氏藏無上方小字標目脫世系圖末卷又有缺處不及舊寫十一行廿二

字本及沅叔所收天一閣藍格明鈔本鈺曾据三本統校埽葉本儘有彼皆脫而此不脫彼皆誤而此不誤者昔人謂苟屬舊本必有佳處愚人不肯細檢耳三校既竟爲書所見者如此

舊鈔本三朝北盟會編跋

此書藏書家目錄皆屬鈔本無言刊本者朱竹垞諸人列入徵刻唐宋祕本書目蓋宋以後從無刻本審矣此本爲小山堂趙氏舊鈔不言所自出硃筆校補亦不知何人惟涉及宋帝則一律空格應避字或注廟諱或注御名嫌名亦然

如英宗諱曙嫌名爲署高宗諱構嫌名爲勾爲穀之類其

從宋本傳錄的無可疑悖字注御名擴字亦注御名則書成於淳熙刊行則在慶元以後之證也以光緒己卯活字本對勘活字本誠多脫誤亦有此本脫落活字本仍在者脫每數十字如卷之二百四十二多至一十八行異同處則文義每可兩通活字本亦不詳何出疑本出兩本也從羣碧樓借讀竭四十五日之力全校入活字本附書所見質諸正盦

壬子七月

陸敕先校宋本國語跋

吾吳士禮居黃氏刊天聖明道本國語爲覆宋佳刻稱重藝林其札記序語謂用所收影鈔者開雕餉世蓋卽指校宋本國語跋所謂繼得影寫明道本也惟是本果否卽爲錢遵王影寫絳雲樓宋刻真本抑係傳錄之本蕘翁並未揭明與金壇段氏序文謂用錢氏原鈔付梓云云微有不同此本卽蕘圃跋校本所謂陸敕先校真本藏於西船廠毛氏者蕘翁當日未克親見越百餘年爲海豐吳氏得之敕先於此書致力最深再三讐勘心細如髮如字跡小有異同必於第一見端樞眉上通字爲宋眞宗后劉氏父名仁宗立尊爲皇太后故天聖閒避諱作通涌明道閒復舊是爲天聖刻本之眞據宋史輿服志三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天冠上一字准敕回避詔改承天冠亦其證也葉林宗題語具存末黏宋本國語云云一紙乃義門弟子李明古鑑手蹟與書之後半眉上所黏校語係出一手唐鰲庵以名字適同日爲明之史西村殊屬失考前半闌下墨筆校語疑卽李明古校出由同人代爲繕正友人保山吳偶能慈培仞爲義門弟子沈寶硯手書證以蕘翁臨惠松厓校本跋語謂陸敕先本寶硯祕不示人是此本先歸沈氏後入毛子文家寶硯校書甚多似當年同學商量審定迨錄尙屬可信毛氏印記既備列首尾卽蕘跋所

記浙人戴君經所臨之名亦見於第六卷十五葉合校勘諸尊宿彙成一書精確可信藏書簿錄中鮮有過於此者得見蕘翁所未見可謂驚人祕笈矣敬取士禮居刊本比勘知敕先親見錢氏影宋真本與蕘翁所稱影鈔本尙多異同一一記出約分兩類一爲陸改明本而與黃刊本異者一爲陸仍明本而與黃刊本異者陸仍明本尙可謂敕先係取明本之長故未塗改陸改明本則敕先校例精嚴決非專輒爲之據此則黃氏所稱影寫明道本係爲傳錄之本段氏謂用錢氏原鈔付梓之說亦爲同好段借之詞也因錄校記一通請石蓮先生正定另有可備參考者數事則舉出附後至墨筆校語及黏附校語足爲讀明本及影宋本互勘之助則別錄一分藏之不復備列後敕先校畢之二百五十七年歲在闕逢攝提格孟冬大雪節長洲章鉅謹記

許印林李方赤校說苑跋

宋咸淳本說苑吾吳黃蕘夫氏謂有初刻重刻之別以第六卷陽虎條下有非桃李也四字爲北宋原刻盧抱經羣書拾補此四字係從御覽校補此本許印林氏則從羣書治要校補則知李方赤氏借校朱少河本尙是咸淳重刊本也蕘夫藏北宋原刻今歸海源閣

此本經李氏許氏一再校訂已高出他本萬萬承石蓮先生示讀敬傳校一過并述所見於後

勞萼卿校鬼谷子跋

江都秦氏鬼谷第二刻自序云盧抱經郵示述古堂舊鈔重付剞劂此書勞氏自記則云據傳校常熟錢氏述古堂舊藏寫本勘正是勞氏僅據傳校本並未親見述古舊鈔也今取秦本對勘則此校佳處足訂秦刻者凡數十計勞氏昆季校勘之精推爲獨絕今觀此書益信錢氏舊鈔近歸沈子培今年二月沅叔曾見之

元槧茅山志跋

此吳兔牀先生藏書見拜經樓題跋記黏存之据六硯云云一條永樂云云一條皆兔牀手跡惟六硯條載存卷一卷二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三而此本少卷十卷十一兩卷記有云闕三四五六七十四十五共七卷而此本三四五六七共五卷以永樂本補之而仍無十四十五兩卷計全書十五卷實存元槧五卷明本五卷所闕之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四卷十五凡五卷均爲江山劉泖生先生補寫元槧完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有之先生服官吾吳提調蘇州書局或轉借彙錄以徇得此本之同官唐鵬安之請且以完佳書也泐生先生以部曹改外著有古紅梅閣集駢體詩詞沈雅高雋鉅冠年得之幾能背誦先生痛武健之吏輕殘民命致以身殉詳見高心夔撰代理嘉定縣知縣劉君墓志葉裕仁題莎廳課讀圖云泐生性耆書不能得者手自鈔錄日課每數十紙以故身後書散鉅零星收取卽有三十餘冊無一不完好精整至今珍庋此補寫五卷中缺字殘畫皆悉遵元槧之據字跡秀勁實與句曲外史手寫付梓者氣息脗合至今精采照人非尋常寫官照摹者可比藏書一事舊刻可貴名人手蹟尤可貴兼斯二者可貴爲何如或以碎金斷璧目之不足與於此道者也武進費屺懷編脩念慈嘗得一本當時與桐城蕭敬孚先生穆祥符周季貺先生星詒及執友吳縣曹君直元忠元和顧鶴逸麟士同几評賞屺懷且仿此十三行二十三字格式用松雪體寫其座主王太守仁堪行述今不知流轉何所卽藏此本之吳仲懌撫部重憲國變後同僑津步出諸珍本共賞或題或未題此其一種也俯仰之間凡曾與此志作緣者均作古人矣縉絮之餘不禁太息乙亥九月

樂圃餘稿跋

樂圃餘稿十卷附錄一卷繡谷愛日恬裕齋宋善本各家著錄皆鈔本或題吳郡或有朱字姪孫思結銜均無提舉廣南市舶字樣序語亦有異文二十三世孫吁重校一條則均不載四庫提要謂補遺詩贊爲明嘉定陸嘉穎掇拾此作裔孫吁補入種種與藏本不同疑此爲另一本也愛日藏書志云卷七華嚴贊序一篇康熙時朱岳壽本闕此本同闕疑此本爲康熙本所出惜不得一證之此本凡遇宋諱皆空格注明某宗廟號知出紹熙原刻二十三世年代遼遠繡谷熏習錄有明初人從宋板景鈔一語頗疑吁爲明初人也卷中脫誤極多北宋有名別集竟無舊刻流傳可爲歎息樂圃在吾蘇城中鉅游釣卽在其地當時高岡清池喬松壽檜諸景已無可蹤跡此冊爲拜經樓舊藏今歸海豐吳氏重其爲鄉先生遺著傳錄一過并書所見志之乙卯十二月

後二十年寓舊京得校康熙壬辰二十二世孫岳壽刊本於前借錄拜經樓本脫文全補誤字改正亦極多標目爲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幾云云中縫有朱氏正本四字是家刻本尙完整可讀前跋所云未塙也惜流傳印本亦不多耳乙亥九月鉅補記

欒城諸集晁陳各目及宋藝文志焦竑經籍志均題欒城惟京師圖書館藏殘宋本題蘇文定公緣出文定後人刊板宜作是稱初集各目均五十卷惟此祠堂本爲四十八卷係卷數有所併省非缺佚也壬子十月江甯鄧正闇邦述得殘本六卷既經借校嗣聞鄧得殘卷係從館本流出癸丑十月沅叔乃攜祠堂本入京借寓鄰寺日往館中就校始知祠本脫文極夥有篇至千字者沅叔慨然見假於是祠本四集共九十六卷先後得五十一卷聞滬上尙有殘宋數卷與館本一源姑俟異日訪之癸丑十二月

又此本後集藍筆係校宋本東坡和陶集中子由和詩惟和陶集中和雜詩十一首此本未見未審何故宋本亦圖書館所藏沅叔有景寫本

枿欄集校本跋

江甯鄧氏羣碧樓藏遠祖宋左正言枿欄先生文集二十五卷爲先曾門嶮筠制軍道光三年刊本仿宋開板今不多見孝先舉債收書不悞高價乃又得藝芸滂喜舊藏鈔本一種爲卷十二經蔣西圃據黃蕘園藏明刻本硃筆校改分作二十五卷觀其分卷同道光本則知制軍當時所得於蕭山汪氏者與蕘翁所藏實出一源鈔本十二卷必係裔孫四

教君重刊時併省制軍跋語謂先得采進本十六卷又從永樂大典得詞一卷百家詩存得詩一卷又得正德本多出一卷合計應二十六卷則係歷敍見此書始末至付刊時則全据正德廿五卷本矣壬子四月與孝先辟地天津發篋屬校篇數無出入字蹟則有異同且補缺字甚夥鈔本序跋爲道光刻本未載者則列日後幅以待補鈔風塵瀕洞藉此遣有涯之生孝先收藏校勘事事勝人取而審定之亦窮愁中樂事也二十七日記於聽鵬儼舍

仁和吳氏景刊雲山集詞跋

知常眞人事蹟詳見行實所著道德經總章諸書均未見著錄雲山集收入道藏嘉定錢氏據以補元史藝文志卷數均誤五爲十壬子冬閒殘本三四五三卷流轉都門廠肆以明人墨書一行考之知此書明初先入南京後歸北京顧起元客坐贅語云永樂辛丑勅南內文淵閣所藏書籍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修撰陳循如數檢得百櫃督一舟載之此集卽百櫃中一種蓋沈霾五百餘年矣墨書舊黏卷尾錢遵王藏列女傳黃蕘夫藏山谷詩注及今京師圖書館藏南史均有永樂二年七月蘇叔敬買到題記與此略同可見明代

采進書籍程式洪武三十五年實爲建文四年壬午六月十七日太宗卽位詔革除建文
年號仍稱洪武此行必係其時改書錢謙益列朝詩集高侍郎遜志小傳引周元初鶴林
集云遜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春正月初吉前吏部侍郎高遜志
與此書法一律足爲佳證朝天宮今爲江甯府學楊吳時就宋總明觀舊址建紫極宮宋
改天慶觀元爲元妙觀明名朝天宮釋蒲庵有同朝天宮道士朝回口號李昌祺有駕幸
朝天宮祭星詩知宮道士爲當時羽流領袖通籍禁門歲首進書足備南都雅故姚孤雲
事無考袁海叟在野集有觀朝天宮方道士畫三山圖詩則知主管其地者必非凡流也
仁和吳氏雙照樓刺取詞集影刊爲疏記大槩於後

影刻洪武本程雪樓集跋

陽湖涉園陶氏以傳播舊槧爲當代豔稱曩又得江陰繆氏舊藏洪武乙亥刻程雪樓集
三十卷念五百年來更無第二刻也益遴選高手影寫精刊旣成帙矣屬鈺覆勘一過鈺
案各家書目此集大都以傳鈔本著錄洪武原刊至爲可貴甯宋樓載有景元本其實揭
文安編成之四十五卷當時僅有寫本語見彭從吉序甯宋標明三十卷仍是傳鈔明本

耳歲之二月鍵門避亂得悉心檢讀知洪武原本剴訕誠精誤奪尙夥校出待改旋見文津閣本十符八九閣本係兩淮馬裕家藏采入四庫不言爲鈔爲刻旣全刪元明人序及附錄年譜本傳目錄後跋於卷三又缺文四篇卷四缺十九篇卷五缺一篇卷六缺一篇卷二十五缺三篇共二十八篇卷二十六缺詩七首卷二十七缺九首共十六首因何失錄提要未嘗舉出惟洪武本空缺之字閣本大都不缺如卷二之三葉瞻念八字卷三之八葉翊運四字等總全書得百餘字皆文理正確決非後人竄補又卷八之七葉心而贊格君五字之誤倒卷二十七之八葉清譽播海下之脫隅字閣本皆不倒不脫頗疑洪武刻成後有後人修正一本閣本或從修正本出也至閣本誤字以洪武本校之多不勝舉其尤甚者洪武本卷十之十六葉卽目二字與下文官倒金銀之倒字必係元代官文書通用語閣本誤目爲日誤倒爲庫卷十七之十六葉卷二十二之六葉太末地名兩見閣本均誤作大宋疑似之間實關要旨此外兩本同誤如瓦礫誤鑠面壁誤璧李璫誤壇井大春誤椿之類兩本皆誤如洪武本卷七之十一葉乜怯誤也法閣本則誤也怯同卷之十五葉其道乃下一字作信信字不可解與上文靡字不韻閣本作夷夷字亦不當讀下

文僞既靡遁真亦克保二語知信字夷字皆僞字之誤之類或彼或此有是有非一再孳尋有不應承訛襲謬者老輩校勘之學略分兩例一在存古如覆刻經典古本稍涉異同則另撰校記以備考證一在求是如唐宋以下著述根據舊本既灼知其脫誤之處獲有佐證亦不敢依樣壺盧爲全書復留瘡痍吾鄉顧澗蘆先生以存古曉學者至校呂衡州等集則嘗參用各家折衷一是蓋爲將來留一善本起見擇善而從誼固應爾既校訂卒業爲述其槩要如此涉園老於此事知必印可吾言也歲在乙丑

四當齋集卷二終

四當齋集卷三

長洲章鉅

文三

鮚埼亭集鈔本跋附佚文一篇

全謝山鮚埼亭集並時有杭堇浦評點本見史夢蛟刊本題識此本校語卽吳兔牀傳錄堇浦批注證以十八卷此事不實予在局中兩唐考異出長洲沈歸愚一條二十七卷六十二字杭先生增一條實無疑義且予在局中等語與兔牀平生蹤跡不符唐鷗庵但題爲槎翁手校而不詳所本未免失考三十七卷有鱣案一條審爲陳簡莊手書是此書先藏拜經樓後經士鄉堂覆勘誠鈔本中劇蹟也惟全書鈔手不一用紙則有格無格亦不一鷗庵題爲馬仲安手鈔知不足齋補無論卷中無一字爲淥飲手跡同時朋好借用印板亦係常情定爲鮑補固無確據且仲安與竹垞初白往來留有尺牘見拜經題跋其弟叔靜名翼贊係雍正時通籍是安仲實爲康熙閒人謝山則生康熙四十五年歿乾隆二十年五十一一年譜謂卒年始手定文稿是仲安行輩實在謝山之前安有手鈔集文之

理竊以寒中兩印本爲兔牀舊藏偶然鈐用爲架書增重耳其文爲朱馬思贊印又足證明竹垞稱寒中爲宗人之說葉緣督藏書記事詩曾發疑問觀此則釋然矣謝山此集於明季東南遺獻表章最力江甯鄧氏藏有楊秋室鳳苞箋注稿最爲詳備辟地析津曾經假讀以卷帙過鉅無從逐寫曩年曾傳錄嚴悔庵元照校訂本與此本各有勝處因竭數日之力一併校入李元仲傳一篇史刻始以有所避忌去之其實此文足以喚起陷溺之人心在今日尤爲對證發藥特手與錄出爲流傳張本石蓮先生必嘉我讀書之知要也佚文

李元仲別傳

李世熊字元仲福建之甯化縣人也學者稱檀河先生明崇正閒稱古文者東鄉艾南英晉江曾異撰番禺黎遂球南昌徐世溥暨世熊而歸德侯方域輩尙稍後國難以還枯槁蕉萃從事於故國之音塵乃卒得保其首領以終固其智略然亦有天幸焉近人爲作傳者頗不能發明其志槩予得從南雷書庫中見其所撰狗馬史記而異之三復之餘爲之泣然出涕嘆曰其文之音節雖非離騷其立言之旨則與之爭光可也乃仿

舊史之例刪節其諸序卽以爲其傳嗚呼此足以盡其志槩矣其第一序曰紀治亂必審其正傾定正傾必測其表晷晷正則南北陰陽與俱正也地晷於天聖人晷於天地物晷於人彞晷於夏比其傾也天表移而聖晷匿罔兩樹臬而試陰陽之器罔兩之樹臬也則必於夜也不則酸雨毒霧也不則萬目皆盲也何也晷不可見也羲和未揚若華未光雖馳走強陽影固無所屯也不可見而猶稱曰表者則罔兩之微睇自爲熠燿而意北意南也非獨掩日而意南北之方必將倒臬而易聖人之位聖人則死矣有其類裔焉耳有其六經焉耳是皆聖人之晷也臬之倒也必以文王晷於貆貉姒妃晷於厯吠太保晷於旅獒周公晷於狼彘仲尼晷於纍狗管仲晷於嚙嚙此數聖賢者皆天之表晷哉天臬燼則聖晷絕世皆蘊火而晝息然猶有障面而行避日而趨索蔭穿竇而馳且嬉者是尙知有日威之赫也哉臬未燼而晷未絕也何也今使周公血口而植圭仲尼反袵而脩策曾閔毀髮而御親游夏刳豕而操戟子華弛章而相賓仲由斷纓而降北雖甚鷙猛必贊其不可也鷙猛以爲不可而周孔之類裔誦法六經多莫不可者是則天地爲敗竈而人爲溼薪天地爲市釜而人爲臠肉矣不然則皆冥與盲矣皆

霧與雨矣冥盲霧雨之事則雉求牡鴻離魚也鴈取子也犬豕交於宮妖馬騰於禁而
野狐升於座也亦豈有南簡董狐者揚燎秉炬泚筆而書菅閣者乎南董所不書而我
則書之且疊書之我則許世之爲冥盲霧雨也晷則不見圖影而像之云爾景則不見
燐火而燭之云爾夜之人不能撲我燭而滅厥影也罔兩之臬仆之哉然則將不旦乎
何哉其不旦也曜靈升而燭息而晷正南北陰陽童子緩步而量其修短矣夏首有人
見髮影而疑鬼也嫉之反走走愈疾而髮景愈逼蹶然喪氣而爾死夜之人其以我書
爲髮景哉其以我書爲陽燧哉其第二序曰日晷匿而萬景熄我圖形而醜之得毋以
我爲秦政之繪工圖海神之獐而自爲厲哉我則有大悲焉大恥焉大憤焉日之入於
虞淵也懸十鑑而不見鬚眉則以天下之人皆無景矣在月中則指爲鬼也在日中則
以爲老人之子老人之子生而不識父母鬼之惡也則於墟墓嘔嘯焉天下皆失父母
而入墟墓慘哉隋有妖人焉將蠱衆而用之則懸鑑令照之或影爲王侯將相或影爲
犬馬蛇豕於是惶駭而服之則疑有缺服之則影乃更爲王侯天下盡炫於妖鏡矣是面
有孛而病有忘也海濱有犀焉自醜其形不忍鑑也覩清淵焉必憤而涴濁之清淵之

陷惡景也無算矣曾無揚泥而堙其溺者是日有翳而中有瘕也悲夫天下睢睢而我則涕且嬉天下莫莫而我則慙且忤是何爲哉春羽如簾而鼈靈之鳥獨愴愴啼血盡而悲極卒不知所悲者爲何也屋穀比鄰鮑賡交薦人不相羞也風狸獨見人而掩面必以其可羞者人也卒不知所羞者何事也句踐失國越之人未怒也而鼪獨怒之越之人未喻也而句踐獨式之卒不知鼪所發憤者誰賈之氣也嗚呼以上帝之蕩而日月之皜使我而獨爲鼈靈之鳥使我而獨爲羞狸與怒蛙也我則細且危哉乃尙圖其影而彼之醜耶其第三序曰史之有例也自釋春秋者始也名士畸人有傳哲謀排難怨報有傳前乎史者未聞也是亦例乎曰變也世變則例變以義起也以悲起以恥起以憤起昔之亡王屏棄耆老劉刈謀臣則有抉目懸闔憤發背死眼光淪地自墮長城者今盈庭偃偃默疑有缺淪胥有瞻言百里謀臧其違者乎故傳哲謀悲鄙闇也甲乙之間浙閩蕩析之日其蒙面而竊糈者皆掇巍科歷古文口談忠孝筆搖華岱者也無望矢靡他矣曾有賣鳩封刃迫脅後起者乎非當世所謂名士乎故傳之恥之悲之也昔之興王多有瀕危而免幾敗獲全者康王以泥馬渡河昭烈以的盧出險孫權飛越

於津橋克用禁嘶於林木蹄鬣有靈而鬼神效順今者螻蟻緣於魚鱗龍服制於豫且漢祖竟厄丁公齊侯不值丑父嗟夫悲哉可憤憤者此也故傳排難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今屠邦族而酬以僕隸剝髮膚而致於肝腦辱子女而侑以玉帛是報不啻以德也故傳直報憤之恥之也昔之誤天下者多以威權震主神姦鬻國今亦患得失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溫飽而破江山壇社而陪璧櫬亦可悲哉故整頓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舊汙者斷非舊汙之士傳畸人思不世之才也凡此皆以義起也紀志列傳爲目二十有七書始於乙酉符諸二百七十七年而縮也附四裔於地志閏之也起於鼎燕訖於破吳裁其三十四年取春秋之數也是亦例乎曰非也以義起也以天起也其序弄臣傳曰禍敗相尋治日常少者本於弄臣之多乎世所指爲弄臣者泣魚斷袂耳黃頭郎紫宮雄耳黎園子弟鬪雞小兒耳侏儒諧笑北門供奉耳不然則降神攝魄采藥燒金祕密演揲諸方術耳不然則鴻都文學宣陵孝子與夫墨勅斜封諸續貂者耳之數臣者世亂則增亂非由此而亂也自吾之意以爲天子而參畜其臣下人臣而治以備隸險詖化遷情類賈販何詎非弄臣乎天子之意以爲富貴貧賤生死者可任

顛倒其臣人臣之意亦不過以富貴貧賤生死者詭隨其君如是則志污志污則慮邪
慮邪則智爽智爽則神搖神搖則形喪賈身以與人賈君以與敵叢垢集穢覩顏而不
知則弄臣之究竟矣然而申屠嘉幾殺鄧通東方朔直斥董偃光武欲以繁聲弄桓譚
而宋弘力詆其鄭衛立宗欲以女樂弄元德秀而元德秀獨進以于薦天下亦有不可
弄之臣而天子常有弄人臣之意謝相故事也而疑其涕泣命相亦故事也而瞰其庖
廚以美醢悅妻孥而王旦不復諫天書是殆以富貴生死者爲賢愚所同絡之網也可
以網之殆於弄之矣史彌遠以爵祿縻天下真德秀拂衣不肯爲從官蔡京牢落士大
夫者二十年超然遠跡者惟胡安國夫以彼盜竊阿柄變置中邊負養虎之能時飢時
飽假虎怒以作威負賦狙之智或三或四變狙怒而相勸方且以見弄於君者反弄其
君而因以遍弄朝廷之士迨乎釁積流堙事窮勢過身禍既酷而國祚亦隨之其初之
以富貴貧賤死生上下鉤餌次且嚮勒者不至破裂銷亡不止君臣交爲所弄而不自
知嗚呼人臣其無以備隸自治人君其無以參畜與臣哉其序直報傳曰夫准吉凶於
陰騭定章痺以王鈇則枉者直矣天王之職廢而後立黃蘊爲鬱火血氣壅爲激湍屯

煙昏霧何知照闇淒涕而已及其揚也亦可燎原湍之洄也攬萑斂腐不可搏散及其決也亦遂滔天故吳人新破譖譖而致水淫晉人新勝嘻嘻而來燥嘆愁暢相傾水火相勝天爲象其仇矣仇不必復而有復之形有是形者卽有是情雷霆不爲誅惡逆而衷慝者憚其嚴威忠義不必襲甲兵而忌者隱然指爲敵國是其形也雷霆或加於木石蟲畜暴者不敢訶其無靈忠義或夷爲原草埃塵後世比諸金玉是其情也斯則不可知者天之事也無所不直者人之氣也人不自直而天卽直之必使日南日北夜旦如環分春分秋暑寒正等則人爲肥蠹而天亦愿夫矣今夫恭人集木則饗託於羿矢而淫夫萃棘乃展席於璜臺繩牀之瀝必浸及痔癰而蕭斧之膏多酬夫藥石貞回畸享倍蓰無算蓋天之失直久矣譬則萑弘支周自以爲木瓜而首離血碧天以爲瑤玖也正則攀轅自以爲傾蓋而懷沙沈石天以爲束帛也介推割股自以爲一飯而烈山燼骨天以爲千金也天之報人則不於乾餱湑酒之細旅酬算爵之等也亦傾倒於人情所極至者而已是故胥濤未能蕩越也巡厲未能殄胡也然而天下後世婦人孺子莫不直之者氣之所至而性至情之所至而形至天亦至嗚呼九頓乞師則已懦三躍

斬衣則已細載羝馳北納矢還廟事會之極則天人交起何必尋九世之仇於小侯問
百年之怨於水濱哉其序畸人傳曰嗚呼誤天下者其庸人乎庸人者屈平之所謂黨
人也原之言曰黨人之鄙固兮不知余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又曰誹俊疑傑
兮固庸態也始於誹疑卒於鄙固始於鄙固卒於陷滯嗚呼黨人之庸至此乎方其毛
舉驚擊樹幟護籬自不謂鄙也脫手營官身世迅滑如彈丸自不謂固也一旦海波蕩
嶽坐失千金之壺盡罹滅頂之凶有拔足崩流棹萬石之載而厝安瀾者乎身尾旣濡
神魄拓落於時則藏身狗竇抱頤雞栖輸金緩死媒女進身破族屠宗賣交刃主無不
可爲所爲庸人者遂爲大逆窮凶極險之人究其蹠矢負塗澣濯無策雖續殘喘故行
尸耳不謂之庸可哉鑪敗則滅而更鑄屢傾則撤而更新新莽之篡世盡淪汙德已而
歌則歌以十百萬疑有缺已而哭則哭以十百萬人心狂醒天日幾晦條而鄧馮寇賈有
隕自天漢室之衰羣豪並起未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說也未有保長江而據之之說
也未有跨荆益撫戎夷据荊州以向宛洛出秦川以向長安之說也條而文若子敬孔
明發蒙振聾祿山之叛海內風偃條而顏張郭李爲海峯爲天柱亦奇矣哉殆天啟其

聰而非人所與慮也是之謂畸人也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反之則庸人者畸於天而侔於人天所不許而欲薰釁俘囚任爲蕭管獎誘凶逆委諸廓清收羅豺虺寄以民社是脂濯垢而鳩解醒眇眇相眇而跛相跛也覆前車者庸人而推後轂者又庸人轉轉陷滯哀斯人之出坎無時矣今夫纖餌畢命者留魚也一隈待弋者洲鷺也覆粟而呼者雀侶也悅草而鳴者麋羣也庸人之唆汙謀梁呼羣圖活則亦雀鷺魚麋之智矣是披羊之客所以癡睡乎菜傭而墜驢之叟尙假寐而不願醒也其序排難傳曰有不解之環引椎而碎之解矣有不理之絲操刀而斷之理矣此濟亂之一喻也有大軻之縈焉技不可嘗也刃無厚而節有閒則游刃恢然矣范蠡曰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此又一喻也古之出險定傾率取於是當其有閒也則少伯然灰於石室廝卒亦探肉於狼牙當其游刃也則子謙取義於公申楊善抗謨於瑕呂於是墜鳥挽於下春岱筆杖諸平地當其天時之合也則險如鴻門而有項伯憊如蕪亭而有馮異曹操之厄蒲津而有許褚丁斐孫權之阨津橋而有凌統谷吉利朱泚之襲奉天而有倒印追騎之段秀實甚者紀信誑楚而漢以興韓成誑漢而明以熾當其天時之墜也卽魯

昭之奔而有子家衛成之俘而有甯俞故天下無不解之環不理之絲甲申之變遠不
窘於奉天近未危乎土木十省金甌關門未罅設令廷益秉樞郭登保塞併日蒐乘繕
守九門武庫且充內帑且溢擐甲堵禦尙可氣奪小醜也而樞輔離心文武失魄奄人
送款使卜世金湯累朝蓄積三日之間揖么麼而奉之自書策以來所無有也而南中
而浙東而閩中不迫於蕪荑蒲津也不窘於津橋鄱湖也公侯抱首突如驚蟄至尊孤
露子類郭君有負羈縲而從持糗糒而進者乎千金之子必有從亡之僕萬乘之主顧
無一殉危之臣書策以來所無有也謝枋得云江南人才未有今日之可恥者欲求一
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不可得也今卽欲吐氣伸眉慨然能爲枋得之言者亦不可
得所爲感憤漣洏傷人之無良而又怨天之疾威也其序妖祥志曰今使星文靜章山
海澄峙世飲食已矣倏見惡焉僕毛紛沓非人非魅必震懾失魄曰妖其興乎古之賢
者正容告世曰妖絲人興也繹若言也必將震疊乎臚肅戒其肢節因而廣志定心
銷落芽孽於是玄黃晏清靈蠢靖列則賢者之論定矣然而妖竟興矣不知誰爲之矣
吾嘗見兩日辰摩太白午輝纖鬼晝言火星爆衣吾嘗見里徙市沈山鳴城泣草如咒

鑿戴之高鼻吾嘗見萬里傾瀉大蒲曳帛伏中雨雪日中雨麥吾嘗見王侯剔爲羊豕
矛刃藉爲枕席斲拇鬪纖槩孺競戲狐鬼暱乎伉儷顧骸多於螻蟻吾嘗見奪室而役
其夫屠父而子其子僚官易室而婁人畜同苦而處吾嘗見羅刹夜叉奉禰祖父乳虎
飢蛟職爲字牧吾嘗見路絕蘋莎淵竭砂礫攬蔓者人猿竄穴者人蟄吾嘗見孔牆孟
巖詛牲塗口蛇豕升歌乎鹿苹臯獍訓講乎羞耆吾嘗見房駟奎婁同壇泮璧忠烈降
俘並祠血食壯繆父子孔堂通籍吾嘗見倮毳厥毛尾被其頂舉衣廢裳振裘失領鳴
呼良眸未眊人皆見之豈非妖哉豈非妖哉人則與之天得不從之天實爲之人謂之
何哉其序藝文志曰嗚呼矢文洽獸猶遣符攝魅歟人無測符之靈而魅有喻符之智
則倮蟲或同視肉而毛鬣皆可說鈴也夫運日巫步而蛇噤其喉啄木味符而蠹獻其
命鸛祝遂擬於靈文虎卜亦疑於著策羽毛紛綸何知觀玩非圖籍乎和菟綜書爲鳥
名王喬解經爲鳥語周禮鳥言掌於夷隸獸言掌於貉隸有是官必有是職有是職必
有是籍而乃今爲曠譚蓋藝文之無傳者亦夥哉且如蛇言喻於神姑速馬詈譯於陽
翁偉旣無師訓寧有音義乎卽雀言覆粟不載廩人之編牛子爲犧非記蝦巫之史古

之神明以文字酬答禽獸也有矣儻執六籍以蠢狗馬狗馬亦執橫臆而蠢六籍彼此
易觀終古猶冥盲也且吾聞之禹鑿龍關青犬導之而得口版之圖馬圖乍出旋演歸
連象彖續披乃翻騷史天地大文豈犬馬芽之而後神聖蕃之搢紳先生服食之與則
是神聖揚犬馬之氛而學士又承其唾也文字豈爲犬馬設哉使謂探博雅於瑯嬛誦
甲文之帝瑞勢必羣奉犬馬爲教主家塾黨庠將盡講介廬公治之業日月其愒胥趨
魑魅於是立黃合沓罔象偕迷鳥跡蟲書易而魚鳴狐嘯矣豈更有陽翟賈子怙威勢
燔冊籍而愚黔首者乎嗚呼夷隸司鐸亦有譽髦貉隸鼓徵亦有俊秀藝文之雜於毛
蠶也蓋聖人爲之備哉其序外教傳曰世所稱詬辱者類於犬馬至矣所幾幸不可階
及者期於仙佛至矣佛自言曰吾於過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仙佛殊名忍辱一也辱
可忍矣又復何物足爲詬乎嗚呼天下亦孰能不忍辱者滅而君親裂而裳冕亂而匹
耦攘而廬疇鞭箠使之穢惡飼之辱豈猶未至歟忍辱而仙佛者是奚啻仙佛歟卒不
仙也不佛也胡取忍辱爲也所以然者生死之說存而富貴貧賤之搖雖仙佛未免也
佛言無生是厭苦生也則不得不脩生仙言不死是厭苦死也則不得不救死于是而

委蛇塵劫文之曰忍是率天下離人而入匪人之徑也何者沉淪失志之人託情迂怪以拔其衰濡變長饕之人滅頂醑膏以需於盡兩戰爭於亨困之衢吐茹於存亡之際此以鉗心而捧欲甲面而逐波勢不得不出於忍辱忍辱不得不至於甘蹴喉受屠割悲夫以登仙作佛之階忽墮爲犬馬勿覺者生死富貴貧賤之說撼之也惱其淫慝沒其靈神餐溷而以爲鼎鐘披毛而以爲文繡圈牢而以爲瑤圃蓮臺安知蠢然甘喉蹴者不洒然自命爲仙佛乎此周孔所涕洟不欲道也其序名士傳曰孟氏問楊朱曰人而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爲貴爲長生爲子孫夫子孫於名奚藉乎曰名乃苦其身噍其心而得之者也垂其名者潤兼宗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必讓讓斯賤必身爲的的斯射三者何利哉曰此實副其名者也吾以僞乘之則富矣貴矣長生矣故凡爲名者僞而已矣名實散亂於是公孫龍疾而思正之謂曰馬非馬也白取色馬取形言色則形不與言形則色不與合以爲物非也同時好辯者桓團惠施之流又演其說曰狗非犬犬可爲羊也狗馬之說駘盪益怪而名實愈亂則迴犬似人轉爲黑矣指犬似人不類也謂犬似獾獾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吾爲正其說曰狗亦馬馬

亦狗狗馬亦人此其情形之背也無算矣合以爲物而無疑者名實眩也梟名曰鸞莎名曰芝跖名曰夷嫖名曰施嗚呼以是名名之可不以是士士之乎華歆王衍褚淵沈約皆名士也皆狗馬也漢士爭名駢首爭死糜身湛族而不辭輓士脩名鼠首偷生獻寶屠親而不憤以此爲富貴卽富貴矣以此爲死卽不死矣以此爲非狗馬卽非狗馬矣故天下之至眩者莫甚於狗馬與名士也此公孫龍桓團惠施之流所不及辨也其序忠義狗馬傳曰公孫述刃而劫王佶佶曰犬馬猶識主而況人乎遂伏劍而死以爲人之報主甚於犬馬也今翩然反之則曰人獨不識主而況犬馬乎此一悖也凡物性近於人者人必憐愛之談反哺跪乳蜂臣蟻國之事於昏暴之前未嘗不肅以聽也至有談馬能殉節犬能復仇者雖莽操懿溫猶交口而贊其善也今指士大夫而曰爾爲龍比爾爲夷齊則逡巡而額涇莫敢或任者是以懿德奉犬馬而以凶德自居也此一悖也或見怪焉秦犬逃而守齊門魏馬遁而負燕客則共恨爲妖矣甚有言飼犬而噬其翁修廢而嚙其主者雖非同室猶痛其不祥而協力磔裂之也今馳人之車而反衝以攻其城食人之祿而藉糧以攘其土則又以惠迪戒犬馬而以逆惡自蔽也此一悖

也之三悖者茹不潔以爲薌攫腥血以爲旨也毀髮膚以爲修易家室以爲禮也摧城之哭以爲笑湧濤之怒以爲喜聲罪之檄以爲戲嚙舌噴血之罵以爲擺聲之過耳貞臣恭子義友烈婦以爲醒狂而晝鬼也於是舍人而陳忠義於犬馬豈謂狗馬亦可談忠義哉吾以爲無忠義則亦不可爲狗馬何也無忠義則如豺狼之不可嚮邇而虺蜴之不可睨就夫人防豺狼虺蜴而不虞狗馬則以其猶有忠義足恃也假令犬馬而爲呂文煥劉整蒲壽庚者連率異族而覆主人之廟社逼孤幼於滄波則主人之邦族靡有子遺矣然而家相戒而戶屠之則犬馬亦甯有噍類哉故曰無忠義必不可以爲犬馬也我故揚犬馬於人而比言之含辛包垢而言之也嗚呼此故子慶所不能哭士龍所不能笑劉四法秀所不能罵而談天炙輠所不能謔者也此世熊之文之大旨也嗚呼世熊之旨悲矣其文亦奇矣其言或似近於激所謂亡國大夫之音者是邪非邪然其謂斯世弄臣之多則當世之公輔各置一通於座右可也其致歎於名士者則當世詩文之徒各以爲箴警可也是不第爲當時身世言也吾以是益傷之

此歸安沈氏耦園藏書仲復中丞識爲楊秋室批校案秋室名鳳苞歸安廩生有秋室集十卷鮎埼文事頗爲近賢譚復堂所譏其實謝山生浙東忠義之鄉意在網羅文獻辯章學術爲史家資料故於易代之際貞臣遺老之軼事表章尤力秋室評校此書無一字放過補證若干條尤非爛熟掌故不能精確浩博如此當時必有後集惜已散佚然卽此三十八卷已覺開牖後學有功古人敝篋有傳錄嚴修能評校前後集本方之蔑如矣卷中西圖別號係秋室晚年自稱別有題閒字者則未審何人兩浙輶軒續錄小傳下云秋室尙有南疆逸史跋十三篇補溫睿臨之不備而訂其誤必有與補證各條可互相發明者不知世有傳本否從江寧鄧氏羣碧樓假讀敬志所見於簡端壬子五月

季滄葦編全唐詩跋

此書七百十七卷官本改編計九百卷專取工部一家以兩本對勘凡官本所刊悉依此本硃筆所改無少違異中附牧齋發明各條亦照列入小傳不用此本知別有人專主其事也官本進書表中述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諭旨云頒發全唐詩一部命某刊刻命某某等校對不出季滄葦原編姓名從事諸臣遂於凡例中述刪併改補諸要端迷

離惝怳令讀者茫不知依據之本究出何人雖尊王之義乎抑未免攘善之譏矣延令就絳雲舊稿編纂此書意在論世知人與新舊兩書同備李唐一代掌故與尋常網羅散佚者迥乎不同官本一經改削已另成一面目二百年來無或論及者今乃發其覆矣正龔跋語擬仿橫雲明史稿例別行洵不刊之論若仿列朝詩集小傳例將小傳抽出行世似與延令本旨未合且詩中所收各家識語官本刪削過多且多不經見者似不如一仍其舊之爲愈也裒然巨帙其中可供研究者必多暇當請觀其全一一別而白之正龔樂於通書固知不余靳也壬子五月

毛鈔絕妙好詞跋

此毛斧季精鈔元本絕妙好詞七卷二冊前有元本朱文橢圓印甲字朱文方印爲先友顧鶴逸所藏後有歸安朱古微侍郎跋略云此精鈔本有毛氏子晉斧季諸印遵王藏書半歸季滄葦此爲毛氏所得故汲古祕本有其目而延令書目無之卷二李鼐仲鎮姓字諸刻皆脫去其清平樂亂雲將雨一闋遂誤屬李泳卷七脫簡趙與仁好事近詞後存浣溪沙三字仇遠生查子前存北山南三字知爲玉胡蝶之獨立輦紅一闋皆此本勝處其

它字句可謚正諸刻者尤不勝枚舉蓋標舉者至矣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此書述古目注鈔字汲古主人影寫宋元本至多此書無遵王手蹟朱跋謂卽錢本是一是二未敢懸斷敏求記有云弁陽老人選此詞總目後又有目錄則此本與錢本均同乃朱跋所未經舉出者毛氏諸印外後有黃蕘圃諸印全部精整爲普通毛鈔所不及鶴逸作古遺孤乞爲志墓之文庚午夏到津步申謝奉此爲酬平生交誼綢素知之人壽不如紙爲之太息乙亥歲寒霜根年七十又一記

中州集評校本跋

此書爲常熟二馮先生閱本後又爲吾長洲何義門先生閱本何以明之序首眉閒出馮班姓名序末又有默庵書於空居閣一行默庵已倉別號也又癸未爲崇禎十六年己倉既記閱過而未卷又題崇禎十五年冬盡讀完則此行必出定遠此二馮同閱之稿證七卷二十頁有似爲語古小齋道者一條語古屬義門顯然可見卷三二十頁有北方皆然

不獨塞垣云云四十六頁癸酉冬與學徒寓燕山大定精舍

羣碧又藏義門手校三唐人集真本可之集後題丙子十

一月寓燕山城西永寧精舍癸酉丙子年相接齋室名又相類此一證也

丁丑客授襄邑云云卷二六十五頁今八旂亦以生

口爲恆產云云二馮生平似未北游家世素封未必授徒遠道生口云云又似熟於北地情形口吻此等識語似屬諸義門情事較合至卷中評隲有同一詩而一褒一貶絕不相謀者若出一人手筆決無此理竊謂此必另有流傳真本坊賈模寫買利不加識別遂紕繆至此字蹟錯誤尤觸處皆是隨手改正知必與原本不合且引據各書亦有須檢原書校補者鹵莽滅裂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從羣碧樓假得點筆既竟撮記大要壬子五月中旬

羣碧樓別有宏治不全本六卷佳處極多校入本卷以明本別之十七日又記

拜經樓藏容齋五筆何義門評校本跋滯大定精舍云云則此書卷三四十頁出義門手無疑六月九日又記

又從羣碧見瀛奎律髓二馮評本互相非刺處甚多上云一褒一貶絕不相謀處二馮慣技不足異也

吳兔牀校讀書敏求記跋

此本爲吳兔牀先生手錄朱朗齋校語而陸續添注者著錄於拜經樓藏書題跋管正湘

氏彙校本根据此本遺漏尙多鈺本管例草讀書敏求記校證一書已得第一稿得見此本匡益宏多孟蘋道兄通假之惠至可佩也

黃蕘圃校讀書敏求記跋

宣統元年鈺在京師借得蘄水陳氏藏葉潤臣鈔本敏求記並錄吾鄉黃蕘翁校語後有蕘跋謂先有校補一本爲鈔胥竊去此本與葉鈔本不同知卽所謂被竊本也歲丁未又從沈子封處借得周季貺丈傳錄蕘校一本以校此本及葉本則多寡出入語極不同季丈矜慎必有根据豈當時尙有一本耶三本校語均輯入拙著校證本中惟彼二本均出傳錄此爲眞蹟尤爲可貴孟蘋蔣君以祕篋假讀爲述所見還之己未人日

沈子封藏讀書敏求記跋

丙辰冬入京晤嘉興沈子封丈談及傳錄管芷湘先生所校敏求記及補輯大略丈喜有同好出視管氏清本三冊知卽前借繆蓺風所存卷一卷三之底本而多出卷二一卷卷首亦脫數頁與蔣稚鶴甲申所記符合爲之狂喜鄭重假歸定以管本作原輯而凡鈺所見各本類次於後注明補字另錄淨本請同案老友高遠香爲助卷四一卷則因宗本係

徐獻秋從管本傳錄雖不見管氏清本亦十得八九也既訖事丈又出一本係周季貺蔣香生故物詳閱一過知季貺先傳蕘翁手評復自添注既媵北堂書鈔歸香生香生又隨所見書之常熟周左季從杭州梅花碑書賈所網出仁和夏氏末次散出之殘書得之左季復從胡菊圃校汪氏裘杼樓鈔本添校數條而最先則爲謝章铤物三四十閒已五易其主矣惟季貺所傳蕘說與鉅前借陳仁先本不符知蕘翁原有兩本各有批注詞則大同小異又檢葉鞠裳藏書記事詩於馮已蒼陳蘭鄰條下均云有季貺校云云此本均無之是鞠裳所見者又季貺之另一本也季貺於光緒二十年後寓吾蘇鎮撫司前乃姪某所齋中尙懸林文忠贈其先德謝家子弟佳難得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聯時已老病鉅與費西蠡曹君直顧鶴逸諸君時往起居以談舊槩舊藏爲慰藉桐城蕭敬孚亦時時來蘇周旋老成閒極以爲樂其子雲將先逝捐館之日極爲蕭索鉅書何蘖不閑何道不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十六字輓之謂得其實香生知福甯府罷歸故里於廣坐屢晤之讀所籤各條知亦好書成癖者今與季貺同入藏書記事詩矣承丈再以見借分別錄入補輯中而記其槩略如此丁巳九月先立冬三日燈下寒甚如深冬

延古堂讀書敏求記跋

吳興趙孟升於雍正四年校行此記前有自序目錄中縫有松雪齋三字每卷末有某某校字以借名傳玉笥編修作序且冠以舊史氏爲犯時忌經傳告官欲毀其板賴吳尺蠖調停乃寢詳見吳敦復乾隆丁巳跋語此本與趙刻無絲毫異同封面題濮川延古堂藏板有雍正六年濮梁序無校字字樣松雪齋三字則用墨塗去詳加審度乃悟此卽趙本殆因刻成後幾肇巨禍而又不甘毀棄乃剗校名抹中縫而另請人序之且疑係假造姓名也刻書雅事演成此段故實當時風氣亦可想見至書中校語脫漏舛誤係廠賁眩人之技不必置論爲書所見埃孟蘋定之

陳檢討手寫詞稿跋

宜興陳檢討其年先生手寫詞稿八冊係先生後人裒集遺墨成帙以八音爲次不分體亦不分年檢乾隆刻二十卷本十得八九先生爲詞妙兼衆體不可方物得讀手寫本如見當時掀髯按拍氣象神觀飛越尤難得者一時朋好評泊朱墨斑斕署姓字如鄧孝威施愚山宋旣庭徐電發諸人不署姓名而以書蹟定之者如王漁洋毛西河諸人皆當時

鴻雅烜赫至今一展卷閒而國初老輩之聲欬風流顯顯心目閒此 昭代文苑中環寶
非僅家集之可珍也比又見與先生同舉海寧吳慶百評先生駢體文十二卷於當時都
下集試時事及諸名流往來蹤跡記注極詳與此稿若合符節鉅幸生二百餘年後風徽
若接不見古人吾不恨陳同甫詞若爲我言之矣特念 國朝三舉大科康乾兩科均以
鴻博名光緒則以經濟名鉅也不才會預 召試之列顧前者如麟鳳之來游後者爲梟
鸞之並集淪胥至此誰實爲之俯仰之間有不忍竟言者寂居無俚輒竭二日之力校錄
於二十卷本稿本有刻本無者別錄一分藏之既訖事書於其後願湖海樓後人世世寶
之癸亥孟春

錢曉徵先生年譜手稿跋

謹案先生曾孫又沂學博校注先生年譜跋云壬子以前出先生自編舊藏先生猶子石
橋處卽此冊是也首葉及六葉爲先生手書改補與刊本詳校一過惟三十八歲下嚴誠
刊本誤作嚴城四十八歲下二十二日刊本誤作二十三日餘皆符合先生道德學問無
待末學贊揚從陸君孟孚處得觀手跡敬附數行志幸

道光五年夏季摺紳錄跋

道光五年乙酉夏季摺紳錄爲海鹽朱君旭辰藏本哲弟小汀詳考錄中諸名臣卒官謚法並時作者又各書摺索所得綴附後幅遂成今日掌故中有用之書致可珍也錄中題語數摺紳錄之見存者明嘉靖而外有李若農藏順治朝一本桐鄉勞氏藏雍正朝一本錢塘吳氏藏乾隆壬辰年一本以鈺所知最烜赫者當爲吾吳潘文勤所藏順治十八年一本先爲紀文達所得存其手札後有朱文正翁蘇齋法梧門題詩後歸韓小亭自阮文達題後仁和邵位西先生復作七古長篇葉東卿跋語則云錄一副冊鈺未見原書於滂喜齋藏書記得而詳讀之直與曩所見南匯沈氏所藏順治壬辰乙未戊戌三科會試齒錄同爲罕祕之品此錄後順治本一百六十年而溯國家以外交失敗國論反覆不數十稔遂釀成今日滔天之劫數按諸錄中首禍諸臣實已預在朝列俯仰之間可太息也鈺藏有蔣礪堂相國餘慶始基冊子冊首存相國乾隆戊戌冬應童試浮簽一紙自記略云乙酉秋膺綸扉之命於簾中檢得相距四十八年次年丙戌典試禮闈後倩新殿撰朱生錄同進諸生姓名成冊後有曹文正盧文肅黃勤敏姚文僖陶文毅祁文端湯文端英煦

齋相國李春湖侍郎張芥航河督賀耦耕制軍吳蘭雪舍人顧南雅通副等題詩姓名幾全見此錄中謹案殿撰卽君家世父朶山先生精楷數千字尤爲詞林至寶雖冊爲蔣相國一人科名佳話與此錄之關係國故者廣狹攸殊然先後僅一年事蹟可互證與覃溪題梧門順治搢紳謂與順治齒錄正足相配者庶幾近之敬綴大槩於後遲當乞旭辰昆仲題之爲敝篋增重也

景宋本百川學海跋

代陶蘭泉

自宋俞鼎孫儒學警悟一書出意園遺笈後江陰繆蓺風詫爲叢書之祖湘旣校刊印行矣平心論之俞書雖合諸家成帙究係專收時代近接學派相同之作且另撰目錄統排卷次並非各還各書迺宋儒鳴道集合編濂溪涑水橫渠諸書之比

此書有傳本詳
藝風堂文續集

與後

來叢書不分部類不計年代者微有不同宋志列諸類事類最得其實若以歷經指爲叢書之祖左禹錫百川學海屈居其次竊有所未愜也左書蒐采宏富逾俞氏十倍咸淳以後翻刻者三一爲明宏治無錫華氏本一爲嘉靖莆田鄭氏本一爲國初坊本坊本荒陋不足道嘉靖本雖仍舊第而併十集爲廿卷行格亦均改換歸安陸氏曾析爲百目散入

韶宋樓藏書志其第一種九經補韻卽屬鄭本有行款可證是陸氏未見宋本且未見華
本華本係從咸淳本脫胎而出書估每染紙割序以充左氏原刻是則真宋本已等星鳳
其可貴爲何如也此左氏原刻爲明文氏停雲館舊藏後入崑山徐氏印記爛然確鑿可
信玉簡齋叢書刻傳是樓宋元板書目內載宙字二格宋本百川學海三十冊卽係此書
不知何時佚去四本計存九十一種卷內又有泰興季氏藏印延令書目失載聞舊爲盤
山行宮物於庚申年見諸廠肆一時懸金爭購卒爲析津張君鴻卿所有湘幸承割讓得
歸然爲涉園藏書之冠天付墨緣優越至此不予流布其謂之何因與江安傅君沅叔集
貲就原書景模鋟木中缺九種學齋佔畢首卷借刻於德化李氏

卷首有崑山徐氏家藏
印記卽此書佚出者後

有葬
圃跋

餘則姑用華本足之長洲章君式之重湘之好傳古也許任校事而禾中唐君立厂

繼之湘則寢饋於斯殆六年矣回憶往歲三月于役濟南以急欲觀成攜宋本及刻樣於
客中料理適東鄰兵闕礮火驟起奔迸城內外性命同之土窖忍飢時時檢對藉以遣日
出險返津式之舉馮已蒼洋蕩辟兵手寫汗簡爲比湘不敢辭也今者剗劂告成虎賁中
郎期在逼肖俯仰之間藉以見古鄧山人鴻裁淵識於流略之學善於變通合四部而成

編一如百川之會海名實相稱遂以垂範方來一繙帛閒又以見當時鉛槧之矜慎閱今
幾七百年光景如新也書體爲黃岡饒星舫一手影模星舫先從藝風游見舊本甚夥客
湘所亦及十年湘刻諸種皆其手繕儒學警悟卽其一也此書規仿祖本尤極謹嚴不意
斷手未幾卽作陳人附記於此冀與善模宋刻之許翰屏並傳爾

黃岡饒星舫所刻本中歸武賢學齋古學首卷附跋云此本乃
山陰宮神氏刻中平長滿瀾製一編繼金年顧亭之刻事最爲精確相有略幸承勝臨
不取同刻刻法四本情符式十一冊卷內又有泰興李乃蘇印跋云此本乃
計正前藏書經刻最對宋元地書目內據甫定二卷宋本百川學錄三十世明刻其書
其下重刻同跋云此本乃取原爲用文乃新書前書藏於入星山翁乃印馬聯發將鑒而
其本系爲刻事本銀印而出書計每葉附跋云以流式乃取原爲用文乃新書前書藏於入星山翁乃印馬聯發將鑒而

四當齋集卷三終

一鑒式錄前韻附鳳樓本直下燭而蓋最刻乃未見宋本且未見華